

二 之 集 選 著 名

渡陵風

編 主 村 霞 徐

者 筆 執

沙 汀 老 舍 蕭 乾

沈 起 子 端木蕻良 艾 蕪

行 發 店 書 風 長 海 上

編合生祥楊·承斯葛·村霞徐

集選著名

(2)

渡陵風

(者筆執)

沈	沙	端	老	蕭	艾
起		木			
予	汀	蕤	舍	乾	蕪
		夏			

版出店書國建慶重

行發店書風長海上

1946

名 著 選 集

(2)

風 陵 渡



編 者

葛 斯 承
徐 霞 村
楊 祥 生

出 版 者

重慶林森路
建 國 書 店

發 行 所

上海北浙江路
長 風 書 店
三七二弄一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滬初版（實價三百五十元）

名著
選集 (2) 風陵渡

目次

秋收 (艾蕪).....	一
劉粹剛之死 (蕭乾).....	五〇
一封家信 (老舍).....	七〇
風陵渡 (端木蕻良).....	八三
聯保主任的消遣 (沙汀).....	一一一
五婆的悲喜 (沈起予).....	一二七

秋 收

文 蕪

「河中大嫂會洗衣，

可惜不是我哩妻……

如其是我的妻呵，

我就叫她不洗衣。」

姜大嫂聽見那幾個傷兵，又在河邊樹下，這麼唱起來了，便非常地惱怒。因為剛才她打樹子底下走過的時候，看見他們那副笑容，早就有些忍受不住。她把幾條衣褲，隨便在水里擺了幾擺？抖乾後，就低着頭，單另走一條路回家。

她在屋前，架起竹竿子來晒，看見有些袖頭襯腳，還粘有點子青苔，便自言自語地咒

罵：

「這些挨冷砲子的，挨刀刀兒的……」

二

一位叫趙廷的老總，將將關到餉，他想傷口才好不久，身體很弱，應該買點雞蛋來補一補。先到村里一家人去買，但不碰巧，大門關着，已上了鎖，原來些人都下田收穀子去了。第二家的門，倒半掩半開的，可是叫人叫不應。隨後，走到姜大嫂的門前，鑽了進去，客客氣氣地問：

「大嫂，請問一聲有雞蛋賣嗎？」

姜大嫂掉回頭來，看見是傷兵，便黑起臉，惡聲氣地回答：

「沒有！」

趙廷是個不喜歡多說話的人，馬上回身就走，心里却極其惱恨。

「這些可惡的東西，我們就是為她們打仗流血哪！」

最後，在一處人家買着十個了，可是價錢，就並不便宜。只說一聲，怎麼比城里還貴哪。
賣蛋的老太婆，便現出不高興的臉色說：

「你到城里去買好了。我不一定要賣的！」

趙廷拿開水沖雞蛋吃的時候，還在對同事弟兄罵道：

「這雜種地方，真野蠻！」

三

「媽媽，媽媽……」

四喜哭希希的，站在稻田里，眼淚水流在臉頰上。

老么啊呀地叫了一聲，丟下鎌刀，就去捉蚱蜢。蚱蜢很快地飛開，老么一直尾着追去，

一面喊道：

「捉日本鬼子飛機！」

「挨刀的，你把穀子踏壞哪！」

姜老太婆抬起頭來，滿額都是細小的汗珠，恨恨地罵她的小兒子。跟着，拿手拭一拭汗，又彎下身子去割了，稻梗在鐮刀底下發着嚓嚓的聲音。

老么聽見媽在罵他，毫不在意，只是這麼喊道：

「我捉跟四喜玩哪！」

他捉着，果然交給四喜，但這回四喜可不耍了，因為他今天已經玩死了兩個，感到不新

鮮了。他只是哭，耍她的媽媽。

老么很想趁此耍一會兒，便拍一拍四喜的肩膀，大聲地說：

「蠢東西，這麼大，都不想要麼？那末，我領你回去好不好？」

姜老太婆又伸起腰來，放下割好的稻草，望着老么罵道：

「你又在想鬆懶了！由她哭哪，不快點動手，看天下雨了，怎麼辦？今年又不比有你哥

哥在廬里。」

老么便回嘴抵塞道：

「又在打胡亂說了！哪個想鬆懶？我不過是看她哭得造孽！」

一面三步兩跳地，便跑去拿鐮刀，風快地割了起來。邊割邊說：

「我一割起來，比你快得多，只消一下子，就趕過了你！」

姜老太婆罵他：

「鬼，當心你的瓜子哪！」

四

四喜聽見叔叔要領她回去，本已不哭了的，現在看見叔叔，又去割稻去了，便又哭了起來，而且還比先前哭得大聲些。

姜老太婆割起一把稻草來，看一看她的孫女，皺緊眉頭說：

「不要哭，媽媽就要來了！」

放好稻草之後，拿手背揩一揩額頭，又向四喜說好話。

喜喜，不要哭，聽婆婆的話哪，等會賣了丁糖的來，就買糖給你吃，你聽，那邊在丁丁

當當哩敲起來了。」

四喜不聽她的話，只是哭她的。

姜老太婆擡起足尖，向廟子那面看了一會兒。生氣地說：

「只不過洗點點子衣裳褲子，就這樣死在屋子里……真是一窩子懶東西！」

五

姜老太婆走來時，先就趕快招呼孩子，替她揩鼻膿口水，一面叱責地說：

「哭什麼呢？不聽我話，喊你不要先來，你偏要先來！」

她見她的婆婆，只是躬着腰幹割稻，對孫女簡直是不理不睬，心里便不快起來：

「哼，這樣讓她哭麼？」

姜老太婆這時抬起頭來，不高興地臨着媳婦說：

「你真是放得下心哪！這一大半天，孩子又哭，又沒有人幫着做事情！」

媳婦看見家娘婆那樣發氣，才趕緊分辯道：

「我是打麻柳橋那邊來的……」

姜老太婆惱怒地說：

「還才怪了，廟子門前，提起的大路，你不走，你要灣到那邊去……」

「媽，我走那邊……」

「這樣大忙的日子，無論那一個不懂事的人，都曉得担幾分心哪。」姜老太婆不聽媳婦說，只是一面割一面埋怨她的：「男人不在家，我曉得，我老了，我管不到你的。」

媳婦簡直插不下嘴，一直等她老人家講完，才竭力忍着心里的酸楚說：

「就是那些挨刀的糧子哪，紮在廟子里面！要不是我走轉路做什麼？」

姜老太婆並不原諒，到反而說她：

「只要你自己拿得正，哪管她和尙尼姑共板凳。我肯信，你不看他們，他們僻僻那些鬼樣子做什麼？」

媳婦聽見這些話，難過得發抖起來。姜老太婆斜起眼睛，看她一眼，責備她說：

「不要呆了，你來做什麼的？」

媳婦低下頭去割的時候，忍了好一會的眼淚，便朝稻桿上滴了下去。

六

在這鄉鎮里療養的兵士們，都集合在廟前榕樹蔭下，光着頭聽副官調話。大意是說，要他們身體好點的，去幫助農民收割稻子。因為村中許多壯丁，都抽到前綫打日本鬼子去了，做工的人手，非常不够，若不幫忙，今年收成，就會遭到損失。

大家聽了，都不開腔，只望望太陽，就覺得一切都熱起了，哪還能够再去晒太陽吃苦呢？尤其是趙廷，他心想：幫幫忙，到是應該的，只是這村子里的人些，太可惡，太不通人情。與其晒日頭吃苦，到不如在樹子底下去睡覺好些。

副官看出大家不肯幫忙，就想些容易做到的辦法：第一，不限定要整天做，一天可以只做幾個鐘頭；第二，只幫助那些婦女老幼收割，有壯丁的人家，可以用不着管；第三，凡去幫助老百姓收割的，每天至少可以添點葷吃。這樣一來，好些兵士都答允了。

副官走後，有的兵士，還互相說笑：

「真糟糕！同姑娘子一堆做活路，偕有屁的氣力哪！」

·
「沒有氣力？只消娘兒們倒杯好茶來吃，你看，天底下偕有什麼事情不好做？」

「好茶！你在做夢囉，只要你喊她一聲，她能答允你半句，都算你面子大！」

「媽的蛋！這地方的女人，頂不開通了！」

「不開通，我們就去開通她們！」

「哈哈，我們去開通她們！」

大家一路哄笑着。就這樣，便開始了他們幫助農民的工作。

七

老百姓對這事情，却不敢相信。他們認為，起初說是不要工錢，恐怕作了之後，攆起槍桿子來收，說不定還要得很多，那你又有什麼辦法不給呢？到不如早先拒絕的好。所以當老總下田的時候，好多老百姓（連甲長也在內）都用婉言辭謝。或者硬要幫他們割的時候，他

們便推說沒有鎌刀。一些老總只好坐在田邊樹蔭下息氣，揭下帽子來，當作扇子扇涼，不時向着田間忙割稻的婦女些，說着嘲笑的話。

最不開通的，怕要算姜家兩婆娘了，媳婦更嘟起嘴，向家娘婆申明，要是糶子來下她們的田，她就率性一事不作，領起孩子回去，以後割稻的事，她一點都不愛管的。姜老太婆一看見老么走來，就趕忙搖手說：

「不要你們各位費心呀，我們田不多，我們自家都不够割哪。你們各位老總要是間得很，可以幫忙別家！」

一個兵士順手把老么鎌刀拖來，拉着稻稈子就割，一面打趣似的說：

「你這位老太婆，真不會享福，我們一下子割了，你可以少晒幾天太陽。」

他一下子就割了一大把，伸起腰幹來，笑着向姜老太婆和老么說道：

「你們看，我一下子割多少？哪像你們牛吃草一樣。啣啣啣，一點子要割一大半天。」

隨即又向他的弟兄些誇耀着說：

「不是我吳子齊誇口！你們去打聽看，我在家裏的時候，倘有哪個舅子割得贏我！」

幾個來自農村的兵士，都不禁技癢起來，笑罵道：

「媽的，你不要在我們面前誇口！拿鑿刀來，我們比一比！」

一個高個子老總，捲起衣袖，首先跳下田來，不管姜老太婆肯不肯，奪過鑿刀來就割，

另一個麻臉的兵士，立刻拉老么一把，大聲囑咐他：

「小鬼，快去把你嫂子手上的鑿刀拿來！」

老么兩天來就覺得收割稻子又苦又沒味道，正想找點事情來玩一玩。現在看見老總來到田里，弄得這廝有勁，便大高興起來。馬上跑到嫂子那里，紅不說，白不說，就把鑿刀奪過手。

姜老太婆見那三個兵士，割得那麼快，那麼整齊，也不禁看得出神起來。隨後笑着嘆道：

「不要瘋了，看割着手哪！」

姜大嫂走到田那邊樹蔭底下，解下背上的孩子來喂奶，一面詛咒着說：

「討厭的鬼東西！」

八

在姜老太婆田里割稻的兵士，一共十二個。三人一班地，一共分了四班。輪流比賽，到也並不怎樣費事，只是其中趙廷一人，可不願意多割。他因一時的高興，才去同人比賽，不然的話，他是連田也不肯下的。所以，他比一陣的時候。就丟下鋤刀不幹了，一面走上田埂來，一面看着老太婆那邊，拭着汗說：

「出身臭汗算了。再幹下去，就沒意思，吃力又不討好！」

別的兵士，見他這麼說，也就減少興緻了，該班上去替換的，不去接鋤刀；那些丟了鋤刀的，便漸次停了下來。

姜老太婆就暗里叫老么把鋤刀檢了過來。她和老么各用一把，動手割稻。另一把該媳婦

用的，便暫時藏在稻草里面，免得老總些再來尋找。同時還小聲叮囑老么說：

「他們老總再來搶鎌刀，你就拿着跑開呀！要是你再給他們，你就要仔細你的皮，看我捶不捶你呀。」

姜老太婆見老總些給刈了許多，照她們三娘母割起來，要割一天多才割完，自然心里非常高興，但想着要依老總們再割下去，豈不是今午要待他們吃飯，給他們工錢嗎？而且，十二個人，不說工錢出不起，就是飯也待不起哪。應該只當成他們來割玩玩才對！因此，她不願意他們再割下去。

老總些在坡邊樹子底下休息了好一會，有的覺得不好意思，便勉強去田邊喊姜老太婆：

「你們息一息！讓我們來割稻。」

姜老太婆起初不回答，只是埋着頭割他的。到後聽見又喊幾聲，覺得不好意思，揚一揚手里的鎌刀，裝着笑臉回答：

「不勞你各位費心！我們的田快要割完了，那些都是人家的。」

老總些看見太陽大，早就不想下田了，落得這麼一說，便都躺在樹蔭下睡覺。

姜老太婆這下安心了，覺得自己聰明，應付得好，便叫老么去喊嫂子割稻，一面還望媳婦那邊一眼，恨恨罵道：

「這個死人！她就是想方設法地躲懶呀！」

媳婦把兩個孩子放在田邊樹子底下，走來動手割時，還看一眼坡那邊的老總，不高興地

說：

「爲什麼那些東西還不走呀！」

姜老太婆側起頭冷冷看着媳婦一下，責備地說：

「你割稻的呀，你正正經經地做事，他們敢把你怎樣？」

媳婦倒抽了一口氣，不敢多說什麼，只忍着氣再用力地去割。

九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躺在坡邊樹蔭下息氣的老總，有兩三人唱起來了。

媳婦到這個時候，才恨恨地小聲罵道：

「你不理睬他，他就唱些難聽的曲子來兜你哪。我今早洗衣的時候，他們就是唱。」
老么早就停着手聽了，見嫂子這麼說，便立刻說道：

「你亂說，人家在唱救亡歌曲哪。學堂里的先生，就是這樣教老八他們。」
接着老么還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順口和着唱了出來。

姜老太婆惱怒地罵道：

「鬼，快割哪，人家唱歌，干你們個屁事！我們年青的時候，耳朵從來不亂聽的。」
媳婦聽見家婆娘這麼說，她很難過，心里真比晒着太陽，還要熱辣煩燥些。

不久，老總些又唱着民間的情歌起來。

「妹孀娥，

憐兒一個沒憐多！

已娘媳沒學鯉魚子，

這河又過那條河，」

媳婦每割一把稻草，就很生氣地放下。

老么則停下手，凝神注意地聽，臉上現着喜滋滋的樣子，正像一個想學歌的人，到處找不着人教，忽然碰見老師一般。

姜老太婆就責備老么：

「割呀，死人！一天到晚，不專心做事情，就專門豎起耳朵，閉騷打臭的！」

這時最小的孩子，在田邊樹蔭下哭起來了，姜大嫂在平時定會去招呼他的，現在却彷彿沒聽見一樣。老么對她喊道：

「財財哭起來了，嫂嫂！」

姜大嫂仍舊割她的，只一顧堵起嘴說：

「由他哭死好了！」

村邊廟子里，吹起了軍號。

老么叫道：

「正午了，他們糧子在吹吃飯號了。」

在坡邊樹蔭下躺着的十二個老總，便急忙整隊走了回去。

姜老太婆看了他們一眼，便叫老么：

「你爬上坡去看看，看看人家田里的糧子，是不是也回廟子去吃飯？」

老么巴不得有這樣的吩咐，立刻去下鋤刀，一霎眼就跑上坡去，同時口里大聲唱道：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黃色的稻田，照着金黃色的陽光，更加顯得黃了。幾羣灰色的小小隊伍，就在這黃色的田野中，應着號聲，急連地向村莊走去，老么看了好一會，還不肯走下坡來。

姜老太婆就把手板擡在額上，大聲喊他：

「懶鬼！看見沒有？你又去鬆懶去了。你要叫我捶你的。」

隨即掉回頭來，又向媳婦埋怨：

「你耳朵哪里去了？孩子那樣哭，你都聽不見！」

老么高聲回答下來：

「你那樣慌做什麼？等人家走回廟子，我再告訴你。」

媳婦不言不語地，走到田邊樹蔭下。抓起孩子來，就對着光屁股，拍了兩巴掌。

姜老太婆就怒冲冲罵起來：

「死鬼些，都是不中用的！」

十

晚上，姜老太婆扇着蒲草扇，緩緩地走到隔壁去，向鄰居兩老夫婦閒談。

「你們今天收割得多嗎？」

老女主人首先咧開嘴笑道，

「收割得多哪！虧他們幫忙哩！」

邊說還邊拿手指村外廟子那面。

「他們在你家，連一頓飯都沒有吃麼？」

「沒有。真是過意不去！我只是替他們燒點開水。我剛才借同老頭子打過商量，明天下午的時候，煮點清稀飯給他們喝喝！」

姜老太婆扇了幾下扇子，又才問道：

「你不怕他們要工錢嗎？」

「起初，我也很擔心哩！後來，聽我老頭子說，那邊唐副官下過命令的，不吃老百姓的飯，不要老百姓的工錢，等到吃宵午的時候，果然都回廟子去了，我才一個石頭落了地……這樣子，我到覺得有些過不去了。你吃烟吧，還是我女婿送來的，味道頂好吃了，烟鍋巴代白灰的。」

老女主人一面說着，一面就把叭燃了旱烟管，取出嘴巴，拿袖頭子擦烟袋嘴子，就遞了過來。

姜老太婆說着「我不要」，但手却立即伸出去接着，叭了幾口之後，冷吟地說：

「是到是囉！就怕只是話說得好聽，等到收成好了，餚子送上門來，叫你一個工一個工地照算，那有什麼辦法不出錢呢？」

不大喜歡講話的男主人，獨自坐在門邊上，叭着烟的，就插嘴抵塞道：

「他們又不是婆婆大娘！男子漢大丈夫的，說一句話總算一句話的！」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只是叭着烟，老女主人轉環似的慢慢說道：

「我看借是明天趕下子墟，到墟上去打聽打聽，總會有個着落的。」

姜老太婆取下嘴裏的烟管，看着老女主人說：

「打聽是該打聽的，只是這樣忙的時候，哪個借有閒心去趕墟囉！」

老女主人尖着么指頭，戳一戳自己的頭髮，思索地說：

「現在借有老總些幫忙，我看抽空一兩人，到沒什麼來頭！」

姜老太婆吸一會兒烟，輕輕擺着頭說道：

「我們就沒還麼胆大，喊聲要工錢，你拿什麼去抵呀？」

老男主人也有些猶豫起來，一面在門檻上扣烟道斗子，一面對他的老婆子說：

「屋裏，應借有沒有？明天索性去趕一斗墟也好。」

女主人突然叫道：

「呵呀，我到把這個事情忘記了。早就該多買一點的。如今在收穀子，借有哪個得閒去挑鹽嘛。明天去試試看，一個不長你一毫子，我都不相信。這兩天來，真把人忙得顛顛倒倒的。明天，千急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十一

還不到明天，天就落起雨來了。別人家是上午割，下午收的，到沒什麼要緊。只有姜老太婆家，因上午糧子替她割得太多，上午收的時候，沒有讓糧子繼續幫忙，就沒有收完，剩了好些稻把子在田裏。這給雨淋着，不但要半天才晒得乾，而且，如果下得太久了，就會發霉生芽的，比不得那些沒有割倒的稻子。

姜老太婆睡不着覺了，在床上翻去覆來地，呻吟着說：

「懷事了，真是懷事！」

媳婦在隔壁床上，便詛咒地說：

「這都是那些該死的糶子稿出來的！自從他們黨進村子以來，就沒一天使人安甯過！」

姜老太婆到這時才和媳婦，表示同意起來：

「真是啦！這批鬼，曉得要到甚麼時候，才會開起走！」

睡熟的老么，說夢話起來：

「人家在唱救亡歌曲哪。」

姜老太婆禁不住笑了，一面拿足登他一下，罵道：

「你這個鬼，做夢都在想着玩！」

雨不斷地落。姜老太婆睡了一會。又深深嘆了一口氣說！

「僧是怪我自己太胆小了！要不然的話，讓他們幫着收收，僧有屁的事情叫人担心

哪！」

十一

天亮了，雨邊下着，而且接連下了一天。姜老太婆終天不安，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地，心裏非常煩燥，老是責罵孩子。連老么都害怕起來了，他便悄悄一個人，赤足踏着泥漿，走到隔壁隣家去躲着。媳婦則無論講到什麼，都要扯到孩子身上，咒罵幾句。

挨晚邊的時候，雨止了。隔壁那個姓黃的老太婆，走了過來。姜老太婆來不及喊請坐，就趕忙問：

「黃老爹趕墟回來沒有？」

「回來一陣了，就是忙着要磨點涼粉，來不及立刻過來……」

姜老太婆見他回答得這麼鎮靜，便猜到了幾分，就邊拿旱烟管裝烟，邊盯着她問：

「是不是真的不要工錢？」

黃老太婆揉揉她那發紅的眼睛，矚一矚旱烟管上裝的烟枝，平平靜靜地說：

「老頭子到處都打聽過了。上頭下過命令的，寫老百姓的事情，下頭要工錢。儲蓄呢，就是要家里人在外當兵，才可以得到幫忙。這樣子看起來，你我不是也可以放心了嗎？你家的發祥，我家的阿河，原本是上頭抽去的。不幫忙我們這些人家，儲蓄忙哪些人家呢？」

姜老太婆呵呵地回答着，一面遞過裝好的烟說：

「我這烟就比不上你的哪，不要嫌棄，將就吃吃！」

「說哪里話？」黃老太婆接過烟來，自己用袖頭擦一下烟袋嘴子，然後放在嘴里，叭了幾口說：

「偌好！偌好！比我女婿家的，自是差一點，比我的，可好得多哪！」

姜老太婆看看天，黯然地說：

「要今晚雨不下才好哩！」

姜大嫂從灶房走了出來，向黃老太婆招呼一聲，一面尋找着小孩子掉的鞋子。黃老太婆叭着烟問：

「飯快要做好了罷？」

「煮好了，單炒一點菜了。」

「你真是做事快當！」

黃老太婆回頭又向姜老太婆誇獎道：

「你媳婦到很能幹！我們那一位，就是太斯文一點，一桶豬食子，都要叫人幫她拾哩。」

姜老太婆搖着頭說：

「能到能幹，就是脾氣太拗一點！要不是她那樣恨糲子，能够從中說幾句話，昨天下午，也全把穀子收回來了嗎！」

黃老太婆笑着向姜大嫂說道：

「你那樣恨糲子做什麼？要是發祥哥回來了，你不讓他上床嗎？我告訴你，他如今就是和糲子一模一樣打扮呢！」

姜大嫂紅漲了臉找着一隻鞋子，便走進去了。黃老太婆吐一口痰，對姜老太婆說：

「你媳婦就這點好，任你怎樣說她，她總不回嘴！」

姜老太婆却扁一下嘴說：

「不回嘴！她黑臉董嘴的樣子，可比回嘴借難受呀！我就頂不喜歡在肚皮里打官司的人！」

黃老太婆一下子笑了起來，就將拿烟袋的手，指一指姜老太婆說：

「你這個人嘛，也太難將就了。其實呢，這樣的媳婦，你哪里去找嘛，叫你打燈籠去找，都找不着。不多言，不多語的，人又能幹，這樣子，我就喜歡；要是什麼事都回嘴，給你一個，三天一吵，五天一鬧，看你老骨頭受得住麼？」

姜老太婆禁不住笑着說：

「那自然囉！要是個做媳婦的，句句話，都敢回嘴，我早就把她趕回娘屋去了！」

姜大嫂晚上睡在床上，暗暗流淚，她覺得做人太難做了。家娘婆動不動就把錯事情，派在媳婦身上，昨天下午，她自作主張，不要糲子幫着收稻，今天却又怪人家，不替糲子說幾句好話，真是怪得太沒道理。她現在才覺得，糲子雖然討厭，但你借可以走開，不理會他。只有這位老人家，一輩子都要在你耳朵邊上，刮達刮達的，簡直沒法子躲開。先前丈夫在的時候，她老人家就向兒子吵一陣，也能過日子了。如今沒處發氣似的，便終天趕着媳婦，指東責西。所以姜大嫂不講別的，就單在這一點上，也非常想念丈夫回來。

夜半，她迷迷糊糊地夢見丈夫回來了。穿着軍衣，手腕上纏着白布，正和廟里有些養傷的老總，一摸一樣，她不敢迎接上去，正如在路上碰見那些糲子似的，自自然然抬不起頭來。丈夫却走到她的面前，好聲好氣地吩咐她，要她包紮她的傷口，她包的時候，她看見她丈夫，手臂傷得很厲害，似乎骨頭都現出來了。她忍不住失聲叫驚起來，馬上她就醒了。自從村裏設立傷兵療養院以來，她就擔心着她的丈夫，會受傷的，現在幸好是一夢，可是呢。夢不就是一種兆頭嗎？她睡不着了，漸漸想到她的丈夫，現在也許住在遠方一個村裏面，正

替人家收獲稻子哩。

天亮的時候，太陽出來了，姜老太婆喜歡得嘴巴都合不攏起來。昨天一天的担憂，彷彿天上的陰雲一樣，完全散得乾乾淨淨的了。惟獨有一件事情，使她一想起來，就立刻消失了快樂。這就是今天不會有老總來幫她家的忙了！她看見別人田裏，都有老總在割在打，忙個不了，叫她很是眼紅。

同時，她的小孩兒財財，又生了一點子毛病，一早起不吃奶奶，只是眼淚含含地哭，一定要人家抱着，搖來搖去地走，他才能閉一閉眼睛。還弄得做媳婦的，不說不好下田去工作，竟連早上一頓飯，也幾乎燒不出來。吃了早飯，姜大嫂還打算勉強去下田，但經隔壁姜老太婆一說，如果再把孩子，放在大熱的田野裏去，定會弄出大病來的，姜老太婆也就只好讓媳婦留在屋裏了。她老人家一面收拾鋤刀籬筐，一面哼嚀氣地抱怨：

「偏偏運氣低，什麼倒楣的事情，都湊巧碰在一起！今年穀子，曉得要哪天才收得回來。」

姜老太婆就安慰她說：

「你才傻喃，你可以請糧子幫忙呢！昨晚什麼都講明白了！擺着你家裏有人去當兵，這點便宜都不佔，借要等待甚麼便宜？你一向原那樣能幹的人，爲什麼碰着這樣的事情，就手足抓不開了。」

「唉！」姜老太婆重又嘆口氣，一面查看籬筐有沒有破爛的地方，一面懊惱地說：「你不曉得，前天對他們說過，已經割完了，不勞你們淘神，你看你叫我今天又怎好開口呢？」

「阿呀，這樣的事情，有什麼要緊呢！叫我老頭子去講講就是了。」

「這倒難爲他老人家哪！姜老爹忙呢？借是不要費心的好！」

「這說哪里話？都是左隣右舍的，幫點子忙算什麼呢？現在你家不比往年，發祥不在家，孫兒又在生病，再不替你幫忙，我們也過不去哪。我早上起來聽見你們財財那樣吵。就想過來看看的，一直忙着脫不了手。你不要着急，我就過去叫他！姜大嫂！聽我告訴你，孩子大意不得呵，太陽風哪，總要忌上他一兩天！」

「難爲你老人家得很，我一年到頭，不曉得要囉嗦你老人家多少次數？……聽着，你不要閤起你的頭，人家黃婆婆特地走來告訴你。領孩子你不向這樣的老人家領教，你會吃暗虧的！……坐坐，吃袋烟，再走吧！」

「不淘神了！我偕有事情哩！」

姜老太婆看見隣居走了之後，便趕緊吩咐老么，多去找幾把鑊刀，幾桿扁担，幾挑籬筐出來。她要等下子老總走來，就馬上交給他們，免得臨時匆忙，摸得東來，就摸不到西的。不久，黃老太婆忽忽走回來了，一進門就說：

「哈，去遲一步了，老總都給人家請完了。了不得，他們都是些耗子精，一下子就都曉得了！」

姜老太婆正把一口生鏽的鑊刀，濺起水在階沿石塊上磨，聽見這麼說，就呆呆地停下手來；刀鋒上的污水，就向旁邊裝水的木盆，滴落下去。

黃老太婆走到階沿邊上來，弓着身子，挨姜老太婆的耳邊，小聲地說：

「我老頭子還把你家人手少，有人生病的事情，也講了出來。長官，生氣哪。他說，前天不是說割完了嗎？我老頭子就趕快替你家包滿包滿！」

姜老太婆現得又惶恐又很難過的，隨即向蹲在木盆子側邊玩水的四喜，打了一下耳光，惡狠狠地罵：

「鬼！你真急人！你又把衣裳袖子弄濕了！」

跟着，又大聲急躁地向屋裏喊道：

「你去驗屍去了！孩子不來招呼招呼！有本事，就要有本事照管呢！一個孩子好好的，她給你帶病了！這樣不中用囉，什麼事情，借我來操心！黃大媽，你看嘛，我今年就會到閻王老子那里去的。人到了這樣的年紀，哪還經得起這樣的磨折呢？」

黃老太婆連忙安慰她說：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請老總的事，今晚還來得及再去講講。只要人手分得過，他們還會來的。」

姜老太婆望一下天空說：

「別的不要緊，就怕天下雨哪。……老么，你這鬼東西，躲到那里去了？快收拾好扁担籬筐，好動身哪！」

姜大嫂抱着小孩子，走出來了，一把就把四喜的耳朵拖着，咬牙切齒地說：

「死人！你一天到晚，就是這樣囉嗦人哪！」

姜老太婆本來打算就要走的，看見姜大嫂出來，就拉着她抱的小孩，摸了一摸。

「呵呀，發燒發得很哩！不要吹風，不要曬太陽，忌得好，不到兩天，包管會好的。」

姜老太婆同黃大媽一同起身出去，姜大嫂便在後面趕着說道：

「么弟弟，你在家裏陪姪兒姪女好哪。讓我同媽兩個去下田。」

老么搖着手里的鐵刀說：

「哪個來帶孩子！等下層我一身巴巴，我才倒霉哩！」

姜老太婆走到門邊上，又回過頭來責備道：

「他會待甚麼？等會挑穀子，再來不遲。」

十四

姜老太婆上午不敢多割，她怕下午打不完。同時還要把前天剩下的穀把子，翻來覆去地晒乾。她翻一陣，又伸起腰幹來，看看別人的田地，又瞧瞧頭上的天色。

老么雖是已經十四五歲了，到底還不脫孩子氣。看見蚱蟻跳出來，他老是要去捉。麻雀子飛過頭上，借未曾息下。他就趕先拍手，追逐牠們。有時聽見那邊田里，老總高聲唱歌，他也要息下手來，學着偷唱幾句。這惹得姜老太婆，時時咒罵他。最後，還對他揚起拳頭罵：

「鬼，你跟我滾回去領孩子吧！」

老么把捉來的蚱蟻，用稻草穿了一長串，放在脫下的衣衫上。在他媽這麼罵的時候，他就趁勢說：

「好，叫我領孩子，我就領孩子好了。」

說着，就一面抱起衣衫，提起蚱蟻跑了。

婆老太婆就惡聲惡氣地喊道：

「鬼，你跑到哪里去？你是不是皮子在發癢了？」

老么跑上田埂，回過頭來，又像發氣又像撒嬌似的說：

「你說話不是嗎？叫我回去又不要我回去！」

看見她媽沒有回答他，只禱躬下身子去翻稻草，就又掉頭跑了，邊跑邊說：

「我不管了！我去掉嫂嫂來！」

他是和往年一樣，急於想回家去燒炸蟻吃，一走進門，就高聲喊道：

「嫂嫂，媽叫你去幫她！叫你快些去！」

小孩子這時剛好睡下了，嫂嫂聽見是家娘婆叫的，哪敢不去，就連忙拉起褲腳，一面向

老么吩咐。

「你聽倒哪，財財一哭，你就抱抱他，千萬不要抱到門口去！」

「你放心！我不會讓他吹風的！」

老公一疊連聲地答允，一面就提起炸糰，跑進灶房去，一面高高興興地喊：

「四喜，不要跟媽媽去，來同我燒炸糰吃哪！」

十五

姜大嫂忽忙走了出去，連頭上應頂的藍布子，都知忘記了。她怕老人家多嘴，又怪她去的慢，可是家娘婆又這樣說她：

「你借出來做什麼？」

「你老人家不是叫么兄弟來叫我麼？」

「你就那樣信他的話！他都會領孩子麼？」

「不要緊的，財財已經睡了。」

「睡了？病了的子，哪里大意得！你們年青人，總不曉得待孩子。今天不整好，又拖

到明天，後天，大後天。好了，還下子孩子纏着了，眼前這一塌穀子，都灑在我老骨頭身上

」

媳婦聽見這麼說，心里很是難過起來，不曉得要怎樣分辯才好，只是呆呆地站着。

「割呀！你來在田里，光是晒晒太陽麼？」

媳婦便忍着氣趕忙去割，頭上晒着焦辣的太陽，汗水在臉上流着，彷彿螞蟻子在爬一樣。

大家割了好久，家娘婆便放開鐮刀，把身上的身衫紐子解開，拿手板扇了好一會，才向

媳婦說：

「不要割了，你拿眼睛看看呀！悶頭悶腦割下去，割多了，今天下午又打不完！」

媳婦這才伸起腰幹來，深深吐了一口氣，覺得背上的衣衫，已經完全濕透了。她坐下來，拿手板拭臉，開始想念到她孩子，醒了呢，還是睡着。該沒有哭吧？她很想回去看看，但又怕家娘婆說她幾句，她就率性低下頭，賭氣不管，由他病，由他哭了。

家娘婆涼快一會之後，又趕緊扣好紐子，走向打稻的大木桶去，這是前天就拾來放來田里的，現在只消把底子翻下去，就可以打稻起來。她一面走，一面囑媳婦道：

「不要息了，我們快動手打吧！你想想看，我們今年子這樣倒楣，僧不發個狠，以後有屁的東西來吃哪！」

於是，媳婦又一言不發地，足跟足走了過去，抱起稻草把子，就在木桶邊上，碰統碰統地打了起來。她這時感到，只有着實下力工作，才能消去心中的痛苦。她便不顧熱，不顧汗水，不顧稻草刺人，只一味使勁打着。

家娘婆在木桶的對面打，看見她臉晒得通紅，汗水又只管滴下，便有些憐憫起來，但說話的語氣，還是帶着責備的。

「你怎麼帽子都不頂一張哪？……一定要中了暑，把大人小子，都給我擺在床上才好麼？」

媳婦沒有回答，只在放下打脫穀粒的稻草，再去抱另一把的時候，小聲咕嚕了一句：

「死就死好了！」

幸好婆老太婆沒有聽見，不然的話，她又會停下手來，癡癡啾啾罵個一陣的。媳婦也知

道這點，所以，凡是鬥氣的話，總是說得很小聲的。還不到正午的時候，老么抱着財財，走到田邊來了，後頭跟着四喜，老么大聲抱怨地說：

「鬼東西，這樣抱，那樣抱，他都哭死哭活的。」

「呵呀，鬼，你在遭兇麼？這樣大的太陽，你把他抱出來做什麼？」

姜老太婆首先這樣叫了起來。跟着媳婦也吃驚地喊道：

「你怎麼把他抱出來了？」

兩個人都停止了打稻，這才聽見小孩子哀哀啼哭的聲音，姜大嫂趕緊走去抱着，把他抱到田邊樹蔭下去。姜老太婆跟在後面，瞧了孩子一眼，惱怒地說媳婦道：

「叫你在屋里將息他一天，你就不聽我說一句……讓這個鬼，把他弄來吹風晒太陽的。」

一面就咬緊牙齒，向走在旁邊老么，伸手打去。老么却很伶俐，一下就跳開了。他接着就冒火地說：

「借要打我麼？把人家都要煩死了。喊你們，連鬼都不答允一聲。抱進屋去，哭，拖出來也哭，放在床上，他就幾聲哩叫起來！以後，鬼才肯去領孩子，倒找我三百錢，我都不愛幹的；借要打我哩！」

姜老太婆只向老公罵一句，「等我晚上再捶你哩，」就責備媳婦說：

「你就拿熱奶子喂他麼？你怎麼這樣不清楚！等下子再給他吃罷！」

「他哭哪！」媳婦小聲抵塞家娘婆，同時又埋怨孩子，「你在啼喪呀，我又沒有死！」孩子正啣着奶嘴，又給拉脫了，便越法哭了起來。姜老太婆雖沒聽清楚媳婦抵塞的話，但從媳婦的臉色動作看來，她懂得媳婦在咕嚕着什麼，便也生氣地說道：

「難怪你屬五個，才帶起兩個哪！我告訴你，這是我們姜家的一條命根子，若有個一高二低，我是不答允你的！叫你在屋裡好好待他一天，你偏不聽我的話，你才把我說的話，當成耳邊風！」

姜大嫂把孩子抱回家去，滿眼含着淚水，經過張家稻田的時候，看見那些兵士，一面在

割稻，一面唱歌，隱約聽到這麼兩句：

「送郎送到大橋頭，

手攀欄杆望江流。」

她這時到不討厭他們唱的歌，而是不知不覺地念起了孩子的爸爸，並且忍不住埋怨起來：

「在外面才逍遙自在哩！落得我在屋裏，左右做人難！」

一進村去，張家的媳婦在門口領着孩子息涼，就招呼她說：

「你家財財不是病了麼？你怎麼借帶他去下田？你們真是拿人不當人！」

「嫂嫂，還有什麼法子呢？穀子收不回哪，昨天落雨，差不多急壞了人！」

姜大嫂停下足來，悲哀地訴着苦，但家庭間吵鬧的事情，她却不願意說了出來。

張家的媳婦就詫異地說：

「你家怎麼不請老總幫忙呢？你們發祥哥不是給官家抽去的麼？你看，我今年子能够拿

點幅，只坐在屋里燒燒飯，就全靠沾人家老總的光哪！」

姜大嫂幾乎要流出眼淚水來了，勉強說道：

「這哪里比得上你喃，你福氣好，當家人在吔！」

張家嫂子大聲說道：

「是倒是那樣說，其實呢，他在家不在家，倒全沒相干，要不是有狗兒他叔叔抽去了，

管你孩子哭死哭活，借不是要下田的！」

姜大嫂沒說話了，只低着頭，抱起孩子走回家去，足下非常的疲乏，幾乎有些拉不動

了。

張家嫂子又趕着問：

「你孩子吃藥沒有？」

「只熬點草藥給他吃。」

「還不行！等晚上他爸爸回來了，跟你找點丸藥！」

十六

姜大嫂一落屋，就用揩帶把孩子襁在背上；息都沒有息，便趕快燒起午飯來。

姜老太婆挑了一担穀子回家，氣都喘不過來。她息了好一會，很想對媳婦說幾句氣話，但因看見飯這麼快就燒好了，菜也擺在桌子上，便也有些高興。只在吃飯的時候，才嘆着氣說：

「真老得快！去年挑一担穀子，只消息一次。這回真不曉得息了多少下？偏偏又碰着這一連串倒楣的事情！這樣一年年下去，真要討口下場哩！」

媳婦嘗不先吃飯，只坐在門口，解下孩子來息涼，看見家娘婆那樣衰老悲衰的樣子，也覺得有幾分可憐起來。同時想起她平日雖是太惡一點，但她為兒為孫那樣吃苦操心，也並不是完全討厭的。而且，更想起，要是這位老人家，真的閉着眼睛走了，丈夫又沒回來，那自己一個人，又怎樣能夠維持家務哩！所以，她就這樣說道：

「媽，下午我來挑，你在屋里息息，看看孩子好了！」

姜老太婆到也願意答允，只是吃了一陣飯才說：

「待小孩子這個事情，也就麻煩哪！要是財財不病，到借要好一點！」

媳婦趕忙吃完了飯，不容家娘婆說話，就丟下孩子，挑起空籬筐，帶着老公的飯菜，就走了。因心上也沉重地感到了，稻在田里，現在要不是趁時候好好地回收，一家人真會餓餓哩。

等她挑回七八挑的時候，家娘婆就迎在門口，大聲抱怨地說：

「真是整我的冤枉哪！昨天才換的乾淨衣裳，今天就跟我肩一身。快去跟他洗一洗，屁股一禪子都是！」

接着，就把衣衫換了，挑着空的籬筐出去。媳婦一面替孩子換洗，一面喊道：

「媽，借是我去挑吧！」

姜老太婆頭也不回，氣惱地說：

「你借要叫他磨折麼？真要命！就是抱在手里搖着，他都要克衣克衣地哭。」

姜老太婆同老么打穀子，够了一挑，便挑回家來。她每挑一次回家，總要坐着息好一會。息的時候，就一面反手過去捶腰幹，一面唉聲嘆氣地埋怨。媳婦要代他挑，她又不肯。只忿忿地說：

「你不要管我的！你只管替我好好管孩子，要是有個一差二錯，我就要問你的！」

十七

直到黃昏收工的時候，姜老太婆連腰幹都挑疼了。黃老太婆走來看她，要她同黃老爹，一塊去見副官，說是這樣親自求情，比較容易見效。姜老太婆答允就去，一面站起來，一面捶着腰幹說：

「今天下午真是把我累死了！從來沒這樣累過！」黃老太婆笑着勸她：

「你這位老人家也是！想開點的好！借那樣苦做什麼呢？俗話說得好，兒孫自有兒孫福，沒與兒孫作馬牛！」

姜老太婆一眼看見四喜額上叮個蚊子，立刻替她拍去。一面又嘆口氣說：

「黃大媽，你看嘛，得力的鬼子，又出去了，我借不鼓個勁，看着這些孫兒孫女，也造孽哩！」

說着，就同黃老太婆走出去了。這時村巷里面，有牛羣從山上趕了回來，發出一陣陣嗚叫的聲音。人家燒夜飯的柴草氣味，也到處可以聞着。

姜大嫂也在忙煮燒飯。不一會，張家嫂嫂送丸藥來了。一面談到姜老太婆去見長官的事，她就向姜大嫂說：

「他們老總些，說是說不要工錢，不要吃飯，你做主人家的，總得要燒點茶水給人家吃吧！這樣大熱天氣，什麼也不招呼，你心下也過不去哪！」

姜大嫂急忙接嘴說：

「如今只要他們肯來，就是燒一頓稀飯，都願意的，不說捨不得什麼茶水！唉，沒人手，真够苦哪！孩子不病還好，偏偏又病着！」

這時孩子在床上哭，她就趕快抱了起來。張家嫂子便去摸摸孩子的額頭。

「呵，嚇，借這樣燒哪！趕快把丸藥給他吃，開水稍稍有點燙，都不要緊！吃了讓他睡一會，就好了！」

「好，我就給他吃！……坐一下，喝一杯茶吧！」

「不，借有事哩！我那小菊，又一刻都離不得我！」

「難爲你的藥哪！」

「有什麼要緊？一點子藥！」

張家嫂子去後，姜老太婆走回來了。事情沒有請求成功，原來長官進城去了，還沒回來，須待明天早上再去。

十八

明天早上，孩子沒十分好，但燒已退了許多了。姜大嫂起來的時候，拿臉掙掙揀孩子的額頭，心里不禁感到高興。同時，姜老太婆聽見這個消息，就連忙唸一聲佛，說她姜家祖公老子有眼晴。

姜老太送到磨子裏去見長官。媳婦打燃火，便挑起水桶到外邊去挑井水，走過張家門口看見張家嫂嫂正向一位老總講話：

「沒有哪，老總！前幾天剛提到墟上去賣了。」

「難道兩個都沒有麼？」

老總搔着自己的手肘節，在這麼地問。

「兩三個到有，只是今早上，又要弄來做菜吃。」

「呵，不曉得這里哪家惜有？」

姜大嫂暫爲停一下足，向張家嫂嫂問候：

「請早，張家嫂嫂，多謝你的丸藥，燒都退了許多了！」

「呵，燒退了，那好極了！這樣繁忙的時候，總要好得快才好！……唔，你家有雞蛋沒

有？這位老總要買！」

姜大嫂連忙應道：

「有的，有的，要多少？」

一面朝那老總望去，不禁臉紅起來。原來站在面前的老總，正是前兩天曾到她家問過蛋的那一位！

老總趙廷也認得這位女人，就是曾經無憑白故，拿惡聲惡氣來對待過他的，便馬上板起臉子說：

「要多少錢一個？先講清楚，費了我可不要哪！」

姜大嫂臉更紅了，不好意思地說：

「隨便你老總還價好了。那天借替我們割穀子，我們哪好意思要多的。」
隨即放下水桶，引趙廷到她家去，把藏的三十多個蛋，通通提了出來。

趙廷數了一些小票給她，她看也不看，就揣進懷里去了。

趙廷揣了一衣袋蛋，又重新拿了出來，沉吟地說：

「哈，我拿不到哪！」

姜大嫂就說道：

「老總，你連籃子提去好了，得便，再還籃子來！」

「好的，好的，我一定還籃子來！」

趙廷提起蛋回到廟子里去的時候，正碰見姜老太婆走了出來，他便向一些弟兄問道：

「這個姜家老太婆來做什麼？」

那些弟兄笑着說道：

「這老鬼，不曉得怎麼搞起的！現在又來請我們幫忙了！」

「呵！」恍然大悟似的。立刻吐一口痰，罵道：「她媽的！這些東西真混蛋！要我們的

時候，她就討起好來了！」

一面生氣地把蛋盞子頓在桌子上，把蛋盞攪得夸夸地發響。

劉粹剛之死

蕭乾

江南的晚秋原沒有北中國那樣肅殺，然而半世紀來空前前浩劫的一九三七，却使那最昇平的田廬都遭了摧殘。同年春天插秧時，田廬上還可以聽到一派歡欣的佃歌，時常有樣式新奇的風箏由城裏灰色屋頂上騰升，用悠閒點綴了那淨藍色的天空。但自從八月，那淨淨穰穰的海盜闖進了浦江，江南，即使離鐵道很遠的僻鄉，也失掉了原有的靜穆。

十月廿五日的早晨，溧水城頭，爲金黃晨曦染了色的荒草微微抖了一抖，田廬上無聲地飛起一羣燕子。雜在這唧唧啾啾的一羣裏面，還飛着一隻翅膀龐大得出色的鋼鐵的禽類。他們結伴掠過阡陌萬頃的廣袤田野，掠過龍蟠虎踞的起伏山巒（有楞有角直像手捏成的）掠過銀帶一般的秦淮河，朝着西北飛去。

清晨的天空是微涼的，然而他們各個揣了一顆溫暖的心。小燕一顆顆規則地悸動着的心

裏如果也蘊藏點什麼的話，那不外是采石磯岩縫裏新搭成的巢，和躊躇在那裏而待哺的雛燕。那鋼鐵的臟腑裏蘊藏着的却是空軍少尉劉粹剛，一個接連鏖戰了七十多天，擊落敵機十三四架的空軍好漢。這是八一三以來，他第一次的休假，他向着南京進發。

藏在這顆心窩裏的，可比小燕的複雜多了。本能地他不能忘掉山西路那扇釘了「遼甯劉寓」的家門，和兩個月前，倚在那門檻上招手送他的美麗影子，然而他更得抓牢，機警地旋動手腕裏的駛盤。他微側過戴了風鏡的眼睛，忽然記憶裏冒出一陣熟稔的歌聲，營營地裏在那隆大的摩托響聲裏：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他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

（呵，沒有比這個國家再美麗，可也沒有比這個國家再受凌辱的了。）

這時，機翼下出現了一個蜂窩般的城市，他用力板動膝前的升降舵，隨着，螺旋槳轉動得慢了。機身如一隻輕盈的鴿子，很熟悉地環了明故宮打了一個盤旋，像是用那英勇影子撫摸了一下那些受着敵機威脅的屋頂。隨之，起落輪着陸了。

跳出機門，他熱切地抓到許多歡迎人的手。有的道賀他在瀏河口上新建的紀錄，有的問他在漂水同志們的安好。這身材魁梧，滿臉淳樸笑容的遼甯青年揮了揮飛行衣上的塵土，就和大家躡進休息室去了。

這時，機場上的勤務端上一份早餐來。

「別留老劉，他心慌了，快先放他回家吧！」李分隊長這樣逗着他。

他的確沒有顧得吃東西，然而可也不會即刻奔回家。他拍拍老朋友的肩膀，會意地走出去了。

這時，休息室的掛鐘已經十點廿分了。

他是很着急回家的，然而走出機場，他沉吟了一下。梁副隊長死得好慘。如今，他的家

魯已經到京了。而且，聽說爲了撫卹金事，家庭還起了爭執。他決定以梁烈士的生前知友，多年同事的身分，去幫助他們調停好。

雖說這是他的休息，其實，除了沒有在空中馳騁外，在地面上，他依然是手腳不得停歇的。直到下午五點，他纔回到自己那個溫暖的家。

他見到他的太太，第一件事是替他的隊員們謝謝她爲他們手織的羊毛衣。他們的確是一對年輕夫婦，廿三歲結婚後，到現在剛剛兩年，（那以前，她曾經在錢塘江畔創辦並且主持過一個小學校。）然而他們知道怎樣節制自己的情感。他們用堅實的鼓勵，相互的尊敬，代替了一般小夫婦的鶼鶼。八月十一日，神聖的保衛祖國的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劉少尉由揚州寫給她的信，以看出：

「假如我要是爲國犧牲身成仁的話，那我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爲我們是生在現代
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你（指其夫人）應當創造新的生命，改造環境，我只
希望你永遠記住在人生旅途上遇着我這靈個人，我們爲公理而戰爭，我們爲生存而奮鬥

，我們會勝利的。……」

遺信寄到南京後，不久，一封字體秀麗的覆信又在揚州收到了：

「萬勿因我之念你，而有所分心也。否則鱗鱗實爲國家之罪人矣。我們不要驕，不要，所要的只是一副健全的體格，一顆堅定忍耐精細的心。每次上機，親自檢查一番，太信任人也會靠不住的，同時，自己的這種戰略，也得時時小心，預防敵人也將取這一種戰略來侵犯我。頭腦固然要清，鎮靜尤不可少。家裏有我照料，萬不要惦念。現在你已交給了國家，我不應再爲私事來紊亂你爲國禦侮的心。粹剛，現在不是我們的時候，誠如你所說：我們的時候，在殺退了倭奴，恢復我河山，中華民族永存於世界的那一天。那時我們再娓娓清談，我們的小家庭再充滿了融洽之氣。我希望那天早日來到：……」

由這兩段節錄的信，讀者大約可以不憑描寫也摸得清這位飛將軍的「內助」是怎樣明達果毅的女子了。因而在遺囑別經月之後，諸位當也不該期望電影上所看的那一套了。只要想想看：上午十點飛到首都，他的「安樂窩」所在的城，却到下午五點多鐘纔回家，便已够「

不近人情」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魯南浙北山西全省馳騁的，正是千萬不近人情的好漢，是他們的血肉骷髏遏止了兇猛的洪水。

就像其他小夫婦學說着「璇宮豔史」一樣，我們這位飛將軍開始有聲有色地追殺十月十二號那天，他在首都上空用殘破飛機擊落那架敵機的故事，他擺動着粗大的手掌，忽起忽落地描摹着空中動作。當他說到他的飛機上的一部鋼絲突然被對手的機槍擊斷了時，房裏那唯一的聽者不自覺地捏起小拳頭，安詳溫柔的臉上頓然露出了無限的關切。

「這時候，我想降落。」空中好漢像是安慰了她。「但是，一架敵機很迅速地追蹤來了，而且，馬上就要撲到背上來了——」

「呵——」她小母親似地地走攏來，眞像是可以保護他。

「我算計反正也倒斃了。我拚它一下。就關了油門，等那傢伙飛近了時，就冷不防給它來了個小轉灣。猛然向上衝去，忽然，敵機在前面出現了。放了一排槍，砰地一聲，那傢伙的汽缸給我射中，直像個崩完了的炮仗那麼一溜黑烟掉下去了。」

這時，一種無比的驕傲，佈滿了劉太太的臉上，她替他計算着：

「粹剛，九一八你入的軍校航空班，二二八你入的航校，如今，八一三你已是個出色的打手了。這三個難過的日子却剛好是你的路程碑了。」

正說着，僕人喊着開飯了。

在飯廳的牆壁上，他忽然發現了一個樣式像榮譽表的牌子。他走近一看，呵，正是他擊落敵機的紀錄，旁邊還用纖細的小字註着「滬西」「沿江」一類地點的說明，在另一個表上列着的是他這一分隊的總紀錄。他看完了後，一種介於感激與驕傲的情緒流露出來：

「希麟，你真是細心極了。」

「不，這是我天天充飢的東西，我才把它掛在飯廳，我守着它，由八月十三，看着它一天天增加着，我歡喜得什麼都吃小了。我只盼着你新的捷報。」

忽然，他記起了一件事。

「刷牙，我得快些吃飯，今天七點鐘還有個會。」

「什麼會呀？」她本來已爲他安排一個極美好的晚上，她知道他需要些休息了。

「是東北救國會。」說到東北，他自己也怔了一下。他心坎上浮起一些蒼白頭髮，一片爲強人霸佔了的花園。

七點鐘，他是坐在驕昌飯店的會場裏了。當他進門時，許多同鄉爭着和他握手。有的還自己報着名。「我是×××，呵，你給咱老鄉增光了。」

他一律很誠懇很爽捷地回答：

「應該的！」

在台上，有人報告籌收支帳目，有人報告經募情形，有人演說，最後，還有人唱歌。歌聲宛轉而低啞，全場會員都似陷入了一個可痛的回憶中：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

.....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聽到這裏，我們的劉少奇已經由悲憤而變得不耐煩了。他那雙濃黑的眉毛緊蹙了起來。然而歌聲還在宛轉着，直像在用虹吸管吸着大家的眼淚。

證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

那年，那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

可愛的故鄉——

爹娘呵，爹娘呵

.....

這時，會場裏還真有了哽咽的聲音，他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在那個歌者唱完一段時，立了起來。

「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好漢的歌。我不怪那唱的人。我們應勸告那些編曲的文人。這不成。看，大家全哭了。然而，哭有用嗎？這才是亡國之音哪，這應叫化子似的哀求！所有丟掉的都還是我們的，只要我們有胆子去拿回來。現在，我們不是已挽了袖子，要去拿嗎？爲什麼還用這種傷感的調子洩氣呢？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壯胆的。」

劉少尉乾脆地結束了這提議，用炯炯的目光環視了場中的會員，（那些抹過眼淚的，即刻羞愧起來，）便重新坐下了。

然後，還是那個歌者，那隻喉嚨，聲音却由乞言而變爲戰士了。他唱「衝鋒」，也唱了

「青年航空員」。

大約八點光景，外面有人找到少尉。

他走出會場。門口停了一部飛機場上派來的汽車。是參謀長派人來接的。先到他家裏，渡換到，所以才又跑到這裏來找。

他登上汽車。

參謀長說，娘子關頭已失守，空軍接長官命令派一隊飛機出發，任務是在廿七日拂曉，掩護×路軍反攻娘子關。參謀長並且說，現在這邊缺少領隊的，倘他估量自己體力，能不能犧牲這班休息？

這時，他不但有決擇的充分自由，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兩天來，他腹部就隱隱有些痛，而且，山西他不會飛過，對於天氣，航路，一點也不熟悉。但是責任心不允許他畏縮地考慮這些。他即刻接受了這任務，並且立刻出發陵園（那時，飛行員的住所，）去組織隊員。然後，又到中華門去交代第廿四隊部的公事。

好一個「休息」，可等急了家裏的劉夫人。直到十一點，才聽到一陣急遽的敲門聲。

回到家裏，他只把明天要出發的事告訴了太太。按照空軍習慣，並不告訴她往那裏飛。

他們沒有時間去「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那麼哀哭。他們即刻很敏捷地「分工合作起來」。劉夫人即刻爲他打點箱子，檢查那些輕而繁雜的東西，一一爲他不鋪在箱底，他說了一聲「你不用給我帶多少衣服，」而且不必帶綉蓋，自己便在桌頭整理着地圖。在那張縮尺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他握了管紅鉛筆的手指仔細地蠕動着，藉濃淡顏色辨識着地面的高低，河流，村落，森林，和敵人的陣地。暮想後天黎明，他便將領着八條好漢，三隻鐵鷹，掩護着一支英勇的生力軍，向着地面上頑敵作掃蕩的攻擊時，他興奮得一點睡意也沒有了。

然而在家裏，他有着一個溫存而謹嚴的教官，她知道睡眠與精力的關係，就催着他早些就寢。

其實，那時已經十二點過五分了。

廿六號早晨四點半，窗外還漆黑着的時候，他便爲床上頭那隻小鬧鐘喚醒了。一個空軍

戰士的盥洗是一件極簡單的事，然後，他就整衣出去了。

送到門邊，劉夫人還爲他計算着過了兩個小時的覺。她諄諄叮嚀他晚上早些睡。（殘忍的安排，嚴密的擺佈！她一點也不知道他晚上將睡在那裏！）

劉少尉登上車後，還由車窗伸出手來擺着。

去陵園召集了隊員，便一同出發到飛行場。汽車輕快地駛過寂靜清涼的中山路，在車裏，他還同隊員們談說着廿七日拂曉他們應取的戰略。

在機場進午餐時，他忽然用手按住腹部，一種痛苦驟然在腹內蠕動。同學們覺得他面色有些不對，有一個還爽直地勸他請假。但他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勸告。他還在臉上做出一片漠然的笑容。爲了軍事命令須守祕密，同學們都不知道他是負了怎樣神聖的使命。

終於，七點鐘，三架飛機的六個發動機旋動出一陣隆大的響聲，環着機場打了一個半圓圈後，便翱翔起來了，勻稱地排列在灰藍的天空，向着遠遠的西方飛去。那飛在遠美軍隊形前面領隊的，正是我們的劉少尉。

他們是沿了揚子江上溯的。

十月的清早，高空的寒風是勁峭的，江上覆盤桓着一層乳白色的烟霧。大約十點鐘光景，他們飛到了漢口。

他們並不會休息，但是飛機，每隻又喝了幾十桶汽油，機械員爬上爬下檢查過它的五臟，然後，又折向正北飛去。

今晨，當他們飛過蕪湖時。太陽還會向大地探了一個頭。這時，天空却佈滿了鱗狀的灰雲。爲了避免意外，他們衝出濃厚的積雲，在離地面一萬五千尺的高空飛行着。

下午一點左右，這三隻和雲霧奮鬥了兩個多小時的鐵鷹，終於降落在洛陽郊外的機場上了。

他們很黯然地吃着那頓午餐。窗外，烏雲愈積愈厚。他們原盼着在曠濶的天氣下，明晨給闖進娘子關的敵人一個猛烈打擊，然而這種暗灰天氣使得他們對這把握起了一些躊躇。

但是他們仍笑嘻嘻地爬進了機門，彼此招一招手，向着西北方面航進了。這次他們是飛

向太原。

這時，洛陽太原間不但瀰漫着厚霧，而且還落着雨了，初次在這陌生的多山地面飛行的他們，只有把速度儘量減少，並隨時辨識着機翼下面模糊的陸標，猜着那條是汜水，那條是浩蕩的汾河。

他們便沿着汾河，找尋着有飛行場的太原。

天已暗了下來，太原的時間比洛陽的又慢了一小時，事前劉少尉是不會知道的。如今，黃昏遮住了一切可辨的陸標，他們是穿行在夜霧中了。

這時，排在左翼的一架飛機有了毛病，用燈語向領隊招呼了一聲，折回頭飛了。

如今，是只剩這麼兩架飛機在黑黑暗和高空的寒風奮鬥着了。他們飛到應是太原的地方，可還沒有看見太原，這樣，只好繼續向北飛。

忽然，地面放起高射砲來了。縹緲陰森的砲彈在他們機身附近接連地開了花，爆烈的聲音在黑空裏響徹着。

他們飛入晉北敵人陣地了。

於是，他們趕忙調度着升高器，拼命飛出火力滯外，才向南折飛。

劉隊長對於尋覓陸標原是極黯熟的老手，他忖度着，一定是太原機場沒有燈光設置，只好重新晝夜飛回洛陽去了。

八點五十分的光景，他們飛過一道山嶺。

這時，劉隊長的量油器的指針已愈偏愈左，說明着油已快罄了。人呢，在這黑夜和北國的勁風掙扎着，也已疲勞不堪了。他深怕隊員受自己的牽累，就關閉了機側的指揮燈，按照航空規矩，那是「隊員分散，各尋降落地」的記號。

然而那架飛機仍緊緊跟隨着他，不忍單獨離隊。

他又繼續領導着前進。

然而愈看情形愈不對。他自己是已徘徊在生死線上了。人是那樣疲竭，油像是比人的精力所剩更少。爲避免變變犧牲，他只好重新關閉了指揮燈。

沒想到另外隊員那架却比他先沒了油。他打出了「被迫降落」的燈號。

許多人成天斤斤於瑣細道德，只有空中好漢才配完成那更崇高更偉大的道德。

如今，劉隊長隨身僅有一顆照明彈，這也許就是逃生的一把鑰匙。不幸，那個隊員沒有帶。拋開國家，社會，單單從人類的本能上想，他留下這顆，他值得原諒！偽君子還可以說是「爲國保身，」其實，即使明白說是爲保自己，在這生死的邊線上，也沒有什麼不該了——

然而，劉隊長扳了機柄，一顆，唯一的那一顆照明彈垂落下去了。黑空放了光明，中國空軍的道德放了光明。

只那麼一板，然而那需要對國家，對同類，比平常人更深切一點的愛。

如今，是只剩他孤單地飛行着了。他沒有了夥伴，沒有了照明彈，他餘的只有一隻隨時可乾的油箱，滿身的疲憊，和一腔報國的赤誠。那是比照明彈有更燦爛的光輝的。憑了那個，他勇敢地向進着。用極端的鎮靜克服着本身和四周的威脅。

這時，他飛過了一座小城。（事後我們知道是晉南邊界的高平縣。）那量油器的指針是就要落底了。

平凡人，成天誇耀着一些渺小到可笑的勇敢，只有空中英雄才能表彰勇敢的化身。是的，他整個職務便是用勇敢和精密完成的。然而到了這山窮水盡的時節，一個空軍戰士，原有一條自救的辦法；他可以跳飛行傘，這件東西，他倒還有。他只要把飛機丟在半空，自己像個逃學的頑童那樣爬出機窗，十來分鐘在虛空裏飄蕩後，他便可以安臥在大地之母的胸脯上了。

如果知道了十五分鐘他將有怎樣的遭遇，他也一定會跳的。

然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宗事實，他時刻不忘記那事實：祖國的飛機太少，不能跟敵人硬碰硬。五年前，他在杭州機場上試飛意大利買來的新機時，機身着了火，機場上人都驚叫起來，然而他還不肯跳傘。他閉了電門，讓飛機如一片落葉那樣飄了下來。他換了所有人的抱怨。

五年後的今晚，對於她，他還是那樣慳吝。

他集中通身的敏銳，靈活，氣力，牢牢抓住了那人機生命所繫的駛盤，一面探望着機翼下面的一切，一面向下降落着。

這時，這小縣城裏居然出現了一個明達人，隨之，一盞像是引路的燈在下面燃亮了，也許還是一盆火。

——明早該是我單獨去掃射敵人了。

這樣一個念頭忽然興奮地冒了出來。他即刻又收束起，我不能想別的。他得儘量用眼睛和機身追蹤那團光亮。

他完全地完成了第一圓圈，呵，他距地面僅有三百公尺了。

然而地面上，除了那團火光，一切並沒有多一些亮。

在天空裏，他打起第二個旋。

嗚嗚的機聲一聲聲震聳了城裏的居民。

然而還有更大的震驚哪！

在第二個圓圈的「軌道」上，似惡意地橫阻了高平縣古老雉堞的城樓。

一聲巨響，古老的城樓顛抖了。它不知道曾做了一件怎樣糊塗的事。

沒有爆炸，沒有起火，但是飛機寂不動了。我們連擊落十三四架敵機的劉粹剛少尉也寂然不動了。

除了左額冒了血，再沒有什麼傷痕。只是血管崩裂了。然而他左手還扭着光滑的機盤，頭垂落在胸際，血向胸間淌着。

又一顆英雄的崇高的星，殞落了。

十一月十六日那天，這殞石在千黨悲哀的眼睛下，滾進了南京城。

一封家信

老舍

專就組織上說，這是個理想的小家庭：一夫一婦和一個三歲的小男孩。不過，「理想的」或者不僅是立在組織簡單上，那麼這小家庭就不能完全像個小樂園，而也得分擔着塵世上的那些苦痛與不安了。

由這小家庭所發出的聲響，我們就可以判斷，牠的發展似乎有點畸形，而我們也曉得，失去平衡的必將跌倒，就是一個家庭也非例外。

在這裏，我們只聽見那位太太吵叫，而那位先生彷彿是個啞吧。我們善意的來推測，這位先生的閉口不響，一定具有要維持太平的苦心和盼望。可是，人與人之間是多麼不易諒解呢；他不出聲，她就越發鬧氣：「你說話呀！說呀！怎麼啦？你啞吧了？好吧，衝你這麼死不開口，就得離婚！離婚！」

是的，范彩珠——那小家庭的女性獨裁者——是懂得世界上有離婚這件事的，誰知道離婚這件事，假若實際的去作，都有什麼手續與意義呢，反正她覺得這兩個字有些力量，說出來既不蠢野，又足以使丈夫多少着點急。她，頭髮燙得那麼細膩，真正一九三七的飛機式，臉上是那麼香潤；圓圓的胳膊，高高的乳房，衣服是那麼講究抱身；她要說句離婚，他怎能不着急呢？當吵鬧一陣之後，她對着衣鏡端詳自己，覺得正像個電影明星。雖然並不十分厭惡她的丈夫——他長得很英俊，心眼很忠厚——可是到底她應當常常發脾氣，似乎只有教他難堪纔足以減少她自己的委屈。他的確不壞，可是「不壞」並不就是「都好」，他一月才能掙二百塊錢！不錯，這二百元是全數交給她，而後她推測着他的需要給他三塊五塊的；可是憑她的臉，她的胳膊，她的乳，她的脚，難道就能在二百元以下充分的把美都表現出來麼？況且，越是因為美而窄，便越須撐起架子，看電影去即使可以買二等票，因為是坐在黑暗之中，可是聽戲去便非包廂不可了——絕對不能將就！啊，這二百元的運用，與一切家事，交際，臉面的維持——在二百元之內要調動得靈活漂亮，是多麼困難惱人的事！特別是對她自

己，太難了！連該在男人與小孩身上的都借來用在自己身上。還是不能不拿撿了麻的絲襪當作純絲襪子穿！連被褥都捨不得按時拆洗，還是不能回回看電影去都叫小汽車，而得有時候坐那破爛，使人想落淚的膠皮車！是的，老范不錯，不挑吃不挑喝的怪老實，可是，只能掙二百元嘍！

老范真愛他的女人，真愛他的小男孩。在結婚以前，他立志非娶個開通的美女不可。爲這個志願，他極忠誠的去作事，極儉樸的過活；把一切青年們所有的小小浪漫行爲，都像冗枝亂葉的剪除淨盡，單單培養那一朵浪漫的大花。連香烟都不吃！

省下了錢，便放大了膽，他穿上特爲浪漫事件裁製的西裝去探險。他看見，他追求，他娶了彩珠小姐。

彩珠並不像她自己所想的那樣美妙驚人，也不像老范所想的那麼美麗的女子。可是她年輕，她活潑，她會作僞；教老范覺得彩珠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女子，也和那差不多；把她擺在任何地方，她也不至顯出落伍或鄉下氣。於是，就把儲蓄金拿出來，清償那生平最大的浪漫

之債，結了婚。

他沒有多掙錢的壞手段，而有維持二百元零水的真本領。消穩的，他兢兢業業的不許自己落在二百元的下邊來，這是他浪漫的經濟水準。

他領略了以浮淺爲開通，以作僞爲本事，以修飾爲美麗的女子的滋味。可是他並不後悔。他以爲他應該在討她的喜歡上，見出自己的真愛情，應該在不還口相讓上表示自己的沉着。爲，應該在盡力供給她顯出自己的勇敢。他得作個模範丈夫，好對得起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伴侶有不盡合理想的地方。況且，她還生了小珠以後，她顯得更圓潤，更開通，更活潑，既是少婦，又是母親，青春的嬌美與母親的尊嚴聯在一身，香粉味與乳香合在一處；他應當低頭！不錯，她也更厲害了，可是他細細一想呢，也就難以怪她。女子總是女子，他想，既要女子，就須把自己放棄了。再說，他還有小珠呢，可以一塊兒玩，一塊兒睡；教青年的媽媽吵鬧吧，他會和一個新生命最親密的玩耍，作個理想的父親。他會用兩個男子——他與小珠——的嘻笑親熱抵抗一個女性的霸道；就是抗拒與霸道這樣的字眼也還是偶一想到，並不

永遠在他心中，使他的心裏堅硬起來。

從對彩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處世爲人的居心與方法。他非常的忠誠，消極的他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積極的他要事事對得起良心與那二百元的報酬——他老願賣出三百元的力氣，而並不覺得冤枉。這樣，他被大家視爲沒有前途的人，就是在求他多作點事的緣故，也不過認爲他窩囊好欺，而絕對不感謝。

他自己可並不小看自己，不，他覺得自己很有點硬勁。他絕對不爲自己發愁，憑他的本事，到哪裏也掙得出二百元錢來，而且永遠對得起那些錢。維持住這個生活費用，他就不便多想什麼向前發展的方法與計劃。他永遠不出去相面算命。他不求走運，而只管盡心盡力。他不爲任何事情任何主義去宣傳，他只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正當的工作上。有時候他自認爲牛，正因爲牛有相當的偉大。

平津像個惡夢似的丟掉，老范正在北平。他必須出來，良心不許他接受任何不正道的錢。可是，他走不出來。他沒有錢，而有個必須起碼坐二等車纔肯走的太太。

在彩珠看，世界不過是個大遊戲場，不管刮風還是下雨，都須穿着高跟鞋去看熱鬧。「你上哪兒？你就忍心的撇下我和小珠？我也走？逃難似的教我夫受罪？你真懶事就結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怎麼拿？先不用說別的！你可以叫花子似的走，我缺了哪樣東西也不行！又不出聲啦？好吧，你有主意把東西都帶走，體體面面的，像旅行似的，這就跟你去；開開眼也好！」

抱着小珠，老范一聲也不出。他不願去批評彩珠，只覺得放棄妻子與放棄國旗是同樣忍心的事，而他又沒能力把二者同時都保全住！他恨自己無能，所以原諒了彩珠的無知。

幾天，他在屋中轉來轉去。他不敢出門，不是怕被敵人殺死，而是怕自己沒有殺敵的勇氣。在家裏，他聽着太太叨嘮，看着小珠玩耍，熱淚時時的迷住他的眼。每逢聽到小珠喊他「爸」他就咬上嘴唇點點頭。

「小珠！」他苦痛到無可如何，不得不說句話了。「小珠！你是小亡國奴！」這，被彩珠聽見了。「扯什麼淡呢！有本事把我們送到香港去，在這兒瞎發什麼愁！小

珠，這兒來，你爸爸像小鐘的爸爸那模樣，够多好！」她的聲音溫軟了許多，眼看著遠處，臉上露出嫵媚的羨慕：「人家帶走二十箱衣裳，住天津租界去！小鐘的媽有我這麼美嗎？」

「小鐘媽，耳朵這樣！」小珠的胖手用力往前推耳朵，準知道這樣可以得媽媽的歡心，因為作過已經不是一次了。

乘小珠和彩珠睡熟，老范輕輕的到外間屋去。把電燈用塊布罩上，找出信紙來。他必須逃出亡城，可是自結婚以後，他沒有一點兒儲蓄，無法把家眷帶走。即使勉強的帶了出去，他並沒有馬上找到事情的把握，還不如把目下所湊到的一點錢留給彩珠，而自己單獨去碰運氣；找到相當的工作，再設法接她們；一時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怎樣都好將就活着，隔她們不至馬上受罪。好，他想給彩珠留下幾個字，說明這個意思，而後他偷偷的跑出去，連被褥也無須拿。

他開始寫信。心中像有千言萬語，夫妻的愛戀，國事的危急，家庭的責任，國民的義務

，離別的難堪，將來的希望，對妻的安慰，對小珠的囑託……都應當寫進去。可是，筆靈在紙上，他的熱情都被難過打破，寫出的只是幾個最平凡無力的字。擄了一張，第二張一點也不比第一張強，又被扯碎。他沒有再拿筆的勇氣。

一張字紙也不留，就這麼偷偷走？他又沒有這個狠心。他的妻，他的子，不能在國危城陷的時候拋下不管，即使自己的逃亡是爲了國家。

輕輕的走進去，借着外屋一點點燈光，他看到妻與子的輪廓。這輪廓中的一切，他都極清楚的記得；一個痣，一塊小疤的地位都記得極正確。這兩個是他生命的生命。不管彩珠有多少缺點，不管小珠有什麼前途，他自己須先盡了愛護保衛的責任。他的心軟了下去。不能走！不能走！死在一處是不智慧的，可是感情上似乎很近人情。他一夜沒睡。

同時，在亡城之外彷彿有些呼聲，叫他快走，在國旗下去作個有勇氣有用處的人。

假若他把呼聲傳發給彩珠，而彩珠也能明白，他便能含淚微笑的走出家門；即使永遠不能與她相見，他也能忍受，也能無愧於心。可是，他知道彩珠絕不能明白；跟她細說，只是

引起她的吵鬧；不辭而去，又太狠心。他想不出好的辦法。走？不走？必須決定，而沒法定；他成了亡城裏一個困獸。

在焦急之中，他看出一線的光亮來。他必須在彩珠所能了解的事情中，找出不至太傷她的心，也不至使自己太難過的辦法。跟她談國家大事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她的身體就是她的生命，她不知道身外還有什麼。

「我去掙錢，所以得走！」他明知這裏不盡實在，可是只有這麼說，才能打動她的心，而從她手中跑出去。「我有了事，安置好了家，就來接你們；一定不能像逃難似的，盡我的全力教你和小珠舒服！」

「現在呢？」彩珠手中沒有錢。

「我去借！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一個不拿，全給你們留下！」

「你上哪兒去？」

「上海，南京——能掙錢的地方！」

「到上海可務必給我買個衣料！」

「一定！」

用這樣實際的諾許與條件，老范才教自己又見到國旗。由南京而武漢，他勤苦的工作，工作後，他默默的思念他的妻子。他一個錢也不敢虛花，好對得住妻子；一件事不敢敷衍；好對得起國家。他瘦，他忙，他不放心家小，不放心國家。他常常給彩珠寫信，報告他的一切，歡意的說明他在外工作的意義。他盼家信像盼打勝仗那樣懇切，可是彩珠沒有回信。他明知這是彩珠已接到他的錢與信，錢到她手裏她就會緘默，一向是如此。可是他到底不放心；他不怨彩珠糊塗與疏忽，而正因為她糊塗，他才更不放心。他甚至憂慮到彩珠是否能負責看護小珠，因為彩珠雖然不十分了解反賢妻良母主義，可是她很會爲了自己的享受而忘了一切家庭的責任。老范並不因此而恨惡彩珠，可是他既在外，便不能給小珠作些忽略了的事，這很可慮，這當自咎。

他在六七個月中已換了三次事，不是因爲他見利思遷，而是各處拉他，知道他肯負責作

事。在戰爭中，人們確是慢慢的把良心拿出來，也知道用整個寬心任事的人，即使還不肯自己盡力氣。在這種情形下，老范的價值開始被大家看出，而成功了幹員。

他還保持住了二百元薪金的水準，雖然實際上只拿一百將出頭。他不怨少拿錢而多作事；可是他知道彩珠會花錢。既然無力把她接出來，而又不能多給她寄錢，在他看，是件慘酷的事。他老想對得起她，不管她是怎樣的浮淺無知。

到武昌，他在軍事機關服務。他極忙，可是在萬忙中還要擔心彩珠，還使他常常弄出小小的錯誤。忙，憂，愧，三者一齊進攻，他有時候心中非常的迷亂，願忘了一切而又要同時顧慮一切，很怕自己瘋了，而心中的確時時的恍惚。

在敵機的狂炸下，他還照常作他的事。他害怕。却不是怕自己被炸死，而是在危患中憂慮他的妻子，怎麼一封信沒有呢？假若有她一封信，他便可以在轟炸中無憂無慮的作事，而毫無可懼。那封信將是他最大的安慰！

信來了！他什麼也顧不得，而顫抖着一遍二遍三遍的去讀念。讀了三遍，還不明白了她

說的是什麼，却在那些字裏看到她的形影，想起當年戀愛期間的欣悅，和小珠的可愛的語聲與面貌。小珠怎樣了呢？他從信中去找，一字一字的細找；沒有，沒提到小珠一個字！失望使他的心清涼了一些；看明白了大部分的字，都有責難！他的他的形影與一切都消逝了，他眼前只是那張死板板的字，與一些冷酷無情的字！

警報！他往外走，不知到哪裏去好；手中拿着那封信。再看，再看，雖然得不到安慰，他還想從字裏行間看出她與小珠都平安。沒有，沒有一個「平」字與「安」字，哪怕是分開一來寫在不同的地方呢；沒有！錢不修用，沒有娛樂，沒有新衣服，爲什麼你不回來呢？你在外邊享福，就忘了家中……。

緊急警報！他立在門外，拿着那封信。飛機到了，高射砲響了。他不動。緊緊的握着那封信，他看到的不是天上的飛機，而是彩珠的飛機式的頭髮。他願將唇放在那曲折香潤的髮；看了手中的信紙；心中像刀刺了一下。極忙的往裏跑，他忽然想起該該快樂的一件公事。

子。

剛跑出幾步，他倒在地上，頭齊齊的從項上炸開

血濺到前邊，給家信上加了些紅點

風陵渡

端木蕻良

圖騰制最初的形態，是由於獵取對象物的具有共種性的各生產集團的聯合，用來抑制集團間食用的分配的矛盾的。

圖騰制是原始共同制和民族制交替期間的過渡階段。圖騰制的低落與衰退，並不是機械的走向滅亡，反之，而是有機的走向轉化。並且，終至形成後期的各社會階段的圖騰藝術，用來說明古代的生產社會的風習了。

在黃河的北岸，漁民生產集團的圖騰藝術的殘存物是「梢公」。——梢公在遺囑是一種管理漁撈生產的神祇。「梢公上馬傳下令，忙了手下衆弟兄！」他們這樣的形容他們的神靈，並且在遺囑傳達了他們勤勞的活動的一切誠敬。

在每個「梢公」的龕座前，都有這兩付對聯的張貼。或者稍稍的被變異了，寫成下列的

樣子。

「梢公上馬雲裏站，

衆位弟兄把令傳。」

「梢公大怒一聲喊，

兄弟齊心把令傳。」

「南行八百西涼界，

北下三千米糧川。」

把梢公的權威做了一個樸實的誇張，在這裏得到了緊張的呼吸和生產工作的感激。而梢公呢？這個粗笨的傢伙，它是全不理會他們的感情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兩根呆頭呆腦的木頭，它像兩把鏽壞了的吳王刀似的，交叉起來，豈在一張廢船上面。前邊用粗糙的三根柳木作成一個門形，上邊掛着幾個鐵鈴鐺，在渺遠的砂風吹過的時候，便交互的發出鏗鏘鏘的響聲，使這悲哀的河道更顯得遼闊哀愁。鈴鐺上邊的平樑上，立着一個象徵風雨的水瓶，和兩

個代表道教的祈禱法力的鉄色的葫蘆。大槩的後面，用幾張灰色的草蓆圍攏起來，裏面安放些藤繩、鐵矛、蒿棒、和一些水行的用具。這一切的草蓆圍攏起來的東西，便成了一個隨時的漁具的儲藏所，而也就成爲生產功能的象徵的地方。一切生產者，都是對着自身手握着的工具投擲下友情和和父性的崇拜的。而梢公在這個湫隘仄狹，因不停的勞動而弄得不潔了的地方，也就得到它可憐的神樹。

太老了的黃河蟻螞的從船低下流去，交叉的鑿漿便任着不同的氏族，不同的生產集團，各自創造了隨時隨地的供奉地。黃河的兩岸凡是有咳浩喚浩……拉呀咳喚拉……的聲音經過的地方，便都有你的紙馬和香花的供養。梢公的勝權是和繩繩一樣長，繞過黃河任便什麼地方。

還鋪生產工具的拜物教表示了黃河渡口的經濟進化的程序。或者說是決定了它經濟進化程序的停滯。

風陵渡，是黃河最大渡口之一，它有着北方一切的特色。在還裏時間的泛流是遲滯的，

一切都噴染上暗淡的昏黃。天空的顏色也像沒有沉澱的石油的井潭，開初看看它還恍惚的具有幾分透明的味道，可是祇要稍稍的凝注的睇視一下，它可又無所謂的混黃起來了。因為剛想沉澱下去的泥沙，又從新為激浪所擾上了的緣故。

兩岸的沖積層，形成了一種平滑的線條。帶着原野的油膩和沒落的溫情。彷彿在泥塘打滾出來的水牛的脊背，一道一道的都是同樣的光潤，同樣的平穩，同樣的掩避去。

水流帶着黃濁的沉鬱。帶着從古舊的墳堆激蕩出來的先年的白骨，在青草和水藻之間陰沉的泛流。

馬老漢從活了七十九歲那年才死的父親的手裏，繼承了沒有方法可以指出他的年齡的一條破船，在這兒已經浮載了五十幾個年頭了。

「我 這水面上受過日精月華的老妖精！」

他在想不起怎樣結束自己和別人談話的時候，他便這樣在那沉默的俄頃打個自己以為帶着無限的分量而帶結。

可是要碰見專門不懂事的年青人們，偏偏要追問一句。

「那壞，老爺爺，你可曾看過黃河幾度清？」

「吶吶，那不能那麼說，問問水裏的泥鰱，它見過沒有？水裏的泥鰱？」

他也不怎樣十分有與綴去接受旁人的欺負和侮謔的，雖然他是老實人。他常常是在老實和無知裏帶着幾分狡猾和機詐的，這是他對外的防禦或者是弱者的自衛。但是想指出他的老實，卻不可能的。因為在他的臉上，每一條深顏色的皺紋裏，都包含了無限的溫樸和對於不管任何人的同樣的一派誠敬。時日的風霜在他的靈魂深處刻畫下辛苦的銅色，再把些痕蹟反映到他枯皺的皮膚和鬆弛了的筋肉上，他就這樣的像黃河的混水似的一年比一年老了下去。

他的太爺在遺條水上划過他那段悠長的生命，他的爺爺也在遺條水上一篙一篙的受着過去了，在慣於吟詠的河風裏不見了。他的爹爹便是接受了爺爺的那隻篙，又活了七十九歲。他再在爹爹的手裏繼承了這隻破船。他的命運是從小就決定了而且是不管他願意接受不，

他也就祇有接受了那條破船的。他從小的工作，就是幫着父親在水上捉魚，然後提到岸上的酒館裏去賣。他的來到世間唯一的職責，就是這個。黃河鯉魚出名的原因不在它的肥膩，而是由於它的吃法之多，它有十二樣以上的吃法，可能的同時輪到同一條鯉魚身上。頂普通的蟹蟹家也不能錯過了，清蒸一段、糖醋一段、紅燒一段、頭尾作湯。馬老漢從很小很小的時候起親睜看見自己捕捉的魚，被宦官在脊背的扉甯上縛了一小繩套。捉在客人的面前，報出了斤兩。好奇的聽清了做法的花樣……然後拿到了錢回來，送到爸爸的面前，這是他捉魚的最大目的。

爸爸得到了錢，並不去吃酒也不去胡花，把錢緊緊的握在手裏。這在他們家庭裏是——一件天大幸事。在這一點上爸爸是比別的漁人都爭氣了些，爸爸不花錢吃酒。彷彿在遺裏，漁人吃：是天經地義，能够不吃的簡直是奇蹟。爸爸就是僅有的奇蹟裏的一個。可是爸爸卻有一樣不如別人處，就是別人賺來了錢都放在媽媽的梳頭匣子裏，而爸爸卻拿了錢去「賭」。欠了帳不還，人家還要吵到家門上來，媽媽，因為柴米油鹽沒有了，門窗戶對沒有了。債

主和蒼蠅一樣躲不開。便在他十三歲那年，趁着父親打漁去，關上門，用鑰頂上門栓，在單薄的房樑上吊死了，說是情願一了百了。

剩下了爸爸一個人還是打漁，打魚賺來了錢也還是「瞎」。而且到了老年不耐天寒也就開始喝了酒。那時，自己氣憤爹爹走這麼一條胡裏胡塗的路，可是想不到，不但自己的樣子長得和爹爹一樣，就是命運也彷彿根據遺傳。……

這些事早已不被馬老漢來記起，他也不會來記，在月白風清的時候想到反正這些都是相當遙遠了，而且也根本不應該想。想起父親是罪過的，因為在「宣講拾遺」裏講過，無端的去想念過去的亡靈，是有罪的，因為他攪乱了地獄裏的秩序。死靈的獄囚將要因為思念家庭的安樂，而不能安靜的受罪了。這樣的思戀對於已死者是無益的，對於活着的也有罪。所以父親他不想。母親有時是想的，因為母親常常給他縫過衣服，補過鞋子，所以每到鞋子破了，牢肚破了，也就想一下母親，但隨後也就忘了。母親不能當飯吃，打出魚來卻可以賣錢。

他天天把精神集中在魚身上。他可以在混濁的水裏看到魚。他可以看到魚在河底覓食的姿態，生卵期間的異性的追逐，大魚吃了小魚。小魚又吃了會跳躍的蝦，這些生活他都能看見。他可以在魚的躍水的聲音裏，曉得魚的斤兩，魚可以作幾道吃，這魚的尾巴肥不肥。他知道魚順着什麼方向游，在水裏怎樣向東，在水裏又怎樣向西。魚的背脊上有四兩金，魚的腹部下有四兩銀。春天的魚油藏在尾巴的骨縫裏，冬天的，則藏在腹部的鱗葉的兩旁邊。魚也會在半夜裏躍出水面來叫喚。但是祇有他的耳聽得到。而且他從魚身上，可以知道今天天氣要落雨了，明天天氣可放晴了。有些魚也會流淚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它甚至會說明當今的高高在上者，是智是愚，是聖是賢。他對魚既然具有了這樣精審的學問，彷彿他的魚生意就應該做得好些纔對。可是，似乎魚天生成的就是一羣不喜歡有教養的師傅的逃學生，它們好像約定了一樣，對於這位法力通天的捕魚者，總是預先就布置了成見而到網罟來臨時就逃。這樣，他的嚴厲的捕網，便失去了功效，他打不到魚。

黃河的鯉魚難打，對於馬老漢比七月天還苦惱。還一個經常的苦悶，使貧窮經常的找到

他家的門。

據說黃河鯉魚的價值，決定在它不易捕獲。所以一隻不太大的，中個，要是買起來，也總要出一元三四角錢以上的代價纔能買到。不易捕，價錢貴。但是減低了收入的最大的原因，也還是由於不易捕，或者簡直捕不到。

北方的尖硬的晨風，吹在捕網上，使他的血管一天比一天的僵硬，屈老漢如今是完全老了，連每個毛孔都老了。但是並不能引起他的頹唐。他每次的拋擲捕網，都是以一個姿態，一副精力來對付，從不稍稍含忽。好像他要偷懶一次，或者稍稍鬆懈一會兒，這魚便會從他的網裏溜走似的。

然而，現在連魚也不能打了。臨汾的我們的軍隊退走了的那天，風陵渡的渡口便成了一切以軍事為前提的要塞區。在軍事地圖上幾條水牛背都已在紅色的鉛筆圈定之下，記上第幾號高地了。它的高度，和特性都已各別的分錄下來。把它排到戰鬥的列程之內，作了祖國的堅強的守衛。

每天吃着辣椒末，生活並不比往常壞些。而且頂使他驚奇的是他從來沒有以爲自己比現在還有價值過。在過去他以爲這一輩子算交帶過去，完了。成日價祇計算河水深淺、捕魚、賣魚、再捉魚、自家吃不到魚。

而現在他卻幹了對於魚的知識以外的工作。他在做運輸工作。

「我不搬，我的腰痛！」

「不搬也就算了……老頭兒多大年紀啦？」

那人隨手還掏出一顆紙烟給他抽。同時還親切的警告他。

「不要抽小粉包，那裏有漢奸放的毒，在趙城就藥死了兩個。」那個人是軍官。

「唔唔……對對對」山西市民曆以下的言語，是把一個「是」字連成三個「對」字來說出的。「對對對！」在這裏是表示誠懇和服從，最恭謹的答詞。

在他的生存的記憶上，第一次有過他夙所恐懼的這人會以這樣渾存的直率，來向他談話。而且是爲了防止他的生命，被外來的侵襲所損害而發的，那就更其使他感動。

他還還是撥點東西好，算是對於這種不可多得盛意的一種答謝吧，可是又不好意思。彷彿方纔是說了腰痛了的，何況又是真正的腰痛呢？別到晚上，又是一宿不能睡覺，於是他就立定了，站在那兒陷入極厚的沉思裏去，在那裏想着自己的腰。

從那次起，他就搬起來了，而且，搬的比別人都特別勤快。而在河中撐渡的時候，也就特別希望能早些到達，早些回來好再搬。

從前他祇能打魚，現在他可能打敵人了。從心坎裏，他迸出了新的狂喜。

小時候，走在廟裏，他看見了那濃黑的泥像，他想一脚踢過去，可是母親說：「那不成了，轉轉念頭佛爺都會讓那小冤家頭痛的。」

果然他回家裏就頭痛。

母親許了三道大願，都不好。鄰家說是城隍老爺捉弟子，非應到十八歲當和尚不可的。

母親捨不得，後來親自把每天保準一個蛋的老母鷄，拖到廟裏上過供，還帶了他在廟臺前磕了三個響頭，由方丈裏的老香火在頭頂上剪去了三縷頭髮，說是以後傳差票的差官（捉

弟子的使者）便不認識了。

從那時候起，他就確認了對於可怕的都應該加以敬長的那種意念。

傳說的事實中的日本鬼子，比那猙獰的泥像還要可怕吧。而且據說他也有讓人頭痛的那種法力，……

馬老漢常想當一個手溜彈拋出去的時候，一排一排的日本強盜們便要支持不住倒下去了。再不能拿起刀來殺人，再不能把將熟的穀子踐踏在泥土裏去，再不會把小豬用刺刀割得一片一片的，挑在火頭上烤着吃。日本鬼子就死掉，……

山西的軍隊，是以拋擲手溜彈出名的。「奉直」戰那年東北軍隊攻打南口，老西們一顆子彈不放，專等對方爬到半山腰，炸彈一個一個拋出去。那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現在卻是打走日本鬼子。他想像着手溜彈的威力。

馬老漢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存在價值，除了打魚之外，還有其它的功用，這份功用又是在對付自己夙來以為沒得辦法的東西。而且過往的弟兄們，對他都很客氣親熱，對他都叫：「

老漢，喂！」他高興極了。這使他喜悅而且甚至於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回子事。所以，他有時拿起來一柄像山東梨的那麼一隻小圓球兒，在端詳了半天，深悔自己老了，要不然也去扔上他一筐兩筐。「小日本請來吃鴨兒梨吧！」酒灌到喉嚨管裏去，他笑得有點噎嚔起來。

他並不能看報紙，他不識字，也不能理解那報紙上忽大忽小的字兒，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祇能從過往行人的口裏聽到前方的消息。彷彿前方是不利了。

但他對於手榴彈的信念，仍然毫無改變。

敵人已從馬牧近逼到趙城，人心有點兒恐慌，風陵渡比以前提兵慌馬亂了。方型的木船在急流上划來划去，把前邊的消息，遲遲的帶到後方。

灑開的塵土足足有四寸厚，在飛揚起來的時候，便什麼地方也不管了，也不考慮一下，便落下去，又覆蓋起來。樹木，河床，都鋪了一層層的塵土。

風沙瀰漫開來，是牛羊的夥伴，樹木的夥伴，旅人的夥伴，食糧的夥伴……一切的光與色都被它遮蓋了，一切都是土灰灰的，黃河嗚咽的流去，與河床是同一的顏色。

天、地、河流、是同一塊地氈，遍地氈純粹是駱駝絨的。

一天的黃風壓迷了眼，方型木船失去了活動能力。黃河成了絕對的壟子，連烏鴉也沒有飛擾。黃砂把天空充塞起來，彷彿像一隻昏沉沉的柚子燈。

第二天風陵渡就「封渡」了。過往行人斷絕了，對於戰局馬老漢無從知道消息。

馬老漢還幾天，實在有點氣悶呢。看着黃河也覺得比往天混，黃風漫天漫地的颯起來。但是馬老漢也不那麼消極，馬老漢還是把船好好的收起來。

馬老漢的船是老得不鑽洞也要沉了的。幾塊板子都已朽腐。每次撐起來都好像八隻船，要向八處跑。

馬老漢的船，船頭是方的，相同個大籐箕。上邊用年紅紙寫着——

「虎口銀牙生玉浪，

龍頭金角放光輝。」

橫額寫的是「噴雲吐霧」。

這船也和主人一樣，可算得老當益壯，它居然能運轉東西，還龍擔負交通任務。船的桅桿上，頭一個寫的「二將軍開路先行」。第二根上寫着：「大將軍隨意觀山景」，本來照往年的老例，是應該寫成「大將軍八面威風」的纔對，可是今年馬老漢對寫對子的李外權就說：「算了吧，我這個歲數，還要什麼威風了，就讓我隨意觀觀山景也就算了。」

李外權說：「好的，好的，可是你這隻船上的對子，我可算包寫了十八年了，跟王三姐守活寡的年頭一樣多了。先不說我寫的有沒有「差訛白」也罷，可是總歸是老老实實寫的呀，也沒有隨意觀過山景呵，哈哈……」

馬老漢還在說：「你就落筆算了，常言道落筆是文章，也沒有聽我觀觀景緻江山就改姓的。」可不是一句話就說漏了，天機正落在這個劫數上。不想這耗子尾巴就是個「坎」兒。（今年可不是鼠年）。老鼠尾巴打個結兒，人們掙不過去。

馬老漢看着那畸形的船，不正的船，那順着原來木頭本有的灣形的脈絡造成的船，心中反而不由的愛惜起來。如同一個硬心眼的父親，看見一個在外漂泊了許久的兒子，忽然回到

自己的家來，死在他自己的肘臂上一樣。一陣透骨的悽愴浸在他悲痛的眼裏。

這船雖然脫胎換骨的拆修了不知有幾次，也神每個釘也都換過了。但是和骨血一樣，是祖宗三代傳給他的總是真的。祖傳的是不容弄毀的。

老頭兒不能失去他的船。他要失去了船，他就活不了啦，那是他的命根子。他的生產惟一的靠山他的船，是和黃河一塊兒生長起來的，有河就得有船。

噙了的黃河忽然有一天發出奇怪的聲音來。河面上一天有奇怪的聲音在活動，發出卜卜的串響。有的膽子大的出來看，便看見一些灰色的東西，像幾隻大鸞鷲似的在水面急速的游行，南面的河岸上便不時遞出來憤怒的槍聲。

敵兵的游擊在河面上划行着了，黃河的瀉流上從來就不容許過比方型木船速度再快的船隻來駛行。黃河的河面就如一個受污的鄉女一樣，今天在臉頰上沖洗着兩道恥辱的淚痕。船尾攪動的水輪在後面長長的拖引開去，在太陽光下騰起了銀白的閃光。兩岸都鴉雀無聲，也看不見房舍，也看不見樹木。祇有敵兵的小船來回的馳着，也不明白他們的企圖。

從來的像三月天剛開的蝴蝶梅似的灰色的，藍色的，鸚黃色的帆都不見了。背著背揆子的行旅，拖着東西的毛驢，喝着暖酒暖浩的船夫，撒着白麵的「小櫃」……統統都不見了，遠方吹過來的砂土，將他們平日活動時所殘留下的腳印平伏下去，河岸上肉鬆似的土壤，散布出一種乾燥的氣味在坦散開，非常柔軟非常和諧，就如同這裏從來就沒有行人走過一樣。日本兵的牛皮靴子就在道上邊踏着，還不時有騎兵在各處亂衝。

敵兵捉住了馬老漢是當天的下午，敵兵逼着他引路去見村長要糧食。

馬老漢偷觀着一隻眼睛。在那兒想，他媽的眞倒霉，領他去見不見呢……

「我長得這樣老，還沒有見過官呢，我上那兒給你找去！」

「不是官，是村長。」

「是長就是官，是官就長不了的，我上那兒找去，我今年五十……都搗零頭了。」他對那個凶狠的日本兵用手比畫着。

「喂，老頭兒，大日本的兵好不好？」那兵不問他要村長了，和他嘻皮笑臉的開玩笑。

「你們對我們好——……苦嚙！」最後一個字老人一噙嘴，就連一口痰吞進去了，他恨恨咬着烟管，一面又拍着胸脯壓着嗆喇。

那個日本兵勝利的向他的同伴們誇說方才他用中國話，詢問這個老頭兒的結果。他的夥伴們都嗚啦啦的揚起手喊口號，那個兵像勝利的大將軍似的，露出滿口的黃牙齒，在那兒得意的大笑。

一個瘦瘦的，露出非常疲勞的樣子，坐在石頭上吸煙斗，向這邊不信任的擲過來一個微笑，便用日本話說：

「你不要聽他說就是——……」

方纔那個得意的敵兵，馬上露出一臉殺氣。立刻顯出對於他還真懷疑的態度，表示了難於忍受的樣子，大聲的喊着：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於是像遭受了奇恥大辱一樣，在地皮上踏來踏去的走起來。一隻手在背後背着，一隻手

在下巴那兒撫摩着，神色非常不對，不知道他在打着什麼鬼主意。

突然的，他走到馬老漢坐着吸煙的那兒立下來，一隻腿翹起，一隻腿攤在地面上，還用手輕輕拍着老年人的肩膀。他兩隻眼眶深下去，用中國話一字一字的問着：

「你對我們大日本皇軍歡迎不歡迎？」

大概是怕「歡迎」這字樣，爲對方所不易明白，所以連忙改說。「歡喜不歡喜？」

馬老漢又輕輕的抽口煙，不緊不慢的點點頭。

那個方纔爲了同伴的不信任而煩惱着的大兵，此刻又非常高興了，他圍着老人嗚啦嗚啦的四圈跳起來。

過去拍了那憂鬱病患者的肩膀，又大聲的喊鬧起來。

瘦瘦的臉上還是掛着一副不信任的微笑，不過態度卻比方纔放心得多了。

也許準備還不够充分，一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衝過渡口的模樣，他們現在並不敢向遠地去搜索，也不敢向對河去闖渡。他們惟一的工作就是找着附近沒有抵抗的村落追索糧食，或

者趁着暗夜幹了些搶劫和無恥的竊賊。他們因為渡過來的人太少，所以對於四圍的環境還卻懷着戒心和怕懼，沒有敢十分的放肆，而且最大的原因，還由於村子人都都逃走了。

船戶們看見方船並沒為敵人所搜求，有許多大膽的便撐到河心去工作了。敵兵便舉起槍來打他們，有眼急手快的，便連忙推過來，有的打穿得厲害的，便滴溜滴溜的在大流上，打了幾圈轉盤磨，祇有沉落下去，遠遠都聽見了呼救的聲音。

有時對面封渡的哨兵也射過槍來，所以老百姓們又重新把船封起來了。

馬老漢的船，一直沒有動窩。

馬老漢的生活更苦了，但他卻咬定牙根熬住不響。他每天咬了兩個硬饅，喝一點兒開水，便等着自己的軍隊打過來。明知道終久有一天要打過來了。他每天吃兩個硬饅，喝一點開水，他期待着，期待着那天大家一齊下手幹哪。

在一天夜裏他實在餓得睡不着了，他摸摸坑沿上的饅，連個渣兒也沒有了。他披著衣服，趁着月光，他想到船上坐一會兒吧！其實這一切的舉動，都是無意思的，不過因為沒有事

可作，而且心情又悲哀的緣故，所以他便溜出門去。

他沒有什麼親戚，或者朋友，他是很孤獨的，他的老朋友祇有一條船。他有什麼內心的隱秘或者是無可排遣的悲痛，他都要向它告訴的。

所以，他拱手坐在上面，望望月亮，看看水，遠遠的天邊，迷迷濛濛的灘浮着黑霧。他撫撫船舷，摩摩放到了的桅杆，那按照原來的木紋拚起的船艙。不由一陣難過，老眼竟溼溼潤起來。

他想真是越老越沒出息，還是回去吧！……回去也許就睡着了。

他又望了一下天上的月亮。遠處的天雖然混沌，但是月光非常好，飽滿而且清亮，完全是北方原野的理想的光，月光照在河裏，也閃着銀色的鱗片。

唉，多少年沒有這樣好月亮了。

他把船上的纜繩仔細看了一下，立起身來想走。

忽然遠遠的有塔塔的踏步聲，本能的他想蹲伏下來。躲閃起來，以觀究竟。

但是他沒有，我還大一把年紀了，怕什麼的，還是回去睡覺吧。

月光照着他來時的脚步，在河岸的灰塵上一個黑點，一個黑點拖開去，其餘地方，一點痕蹟都沒有，祇彷彿是一張一張褐色的水牛皮樣，完整的鋪開，向遠處鋪開去。

脚步聲，越來越近，他看不出是什麼人來，祇看見兩個人影，一搖一幌的。他急於要回去睡覺，也沒有心腸細看，他向回家的路走去。

但是人的脚步聲，卻向他追趕過來，而且哇拉哇拉的向他講着他頂頂憎恨的那些話。他有些恐懼又有些悲哀，自己後悔不該半夜裏出來。

「你的——老頭子？呵，呵，你是那個老頭子，你……哈哈，你，領我們去找花姑娘去吧！」

「哈哈！——另外那個敵兵也大笑起來，玩笑的向對方的腦上打了一擊。

「你呀，你……清國佬！」那個像個啤酒桶的矮一點兒的兵，接連的打着飽咯，制止胸脯積存的東西，不再嘔吐出來。他吶吶的喝咧了一通，纔一手拖起他的同伴，一手拖起老頭

子，「看月亮去，看月亮！中國的月亮是和支那的女人一樣好。」他踉蹌的向前跑。
他回過頭來，問老頭子。

「你的船，有……」

老漢不作回答，一直沒有響。

他們跑到船上，坐下來。

老頭子看他倆坐下來喘氣，他用半個眼睛在看他們。

「把船放到水裏去！」

那個啤酒桶樣的兵命令他。

「到水裏去！」

「不能，我一個人推不了這船的！」馬老漢陰鬱而且固執。

「你推！」

「不能，水湍急得很，我們三個都要淹死的！」

「我們情願淹死！」那兵把對方一推，互相的對了一眼。我倆是游水的老手。

「你推！」

「不能。」

「推不推？」

「這船不是一個人推得的！」

「我們幫你，行不行？」

「不行！」

「我喝醉了。」

「不行？」

「行不行！」那兵拿出了鎗。「我喝醉了」。

老頭子很不露的把船推下水裏去，他忽然的想笑。

他隨着那船順着水溜順下走，他想大聲的，像年青時撐船一樣，吆喝一通。或者說些個

術語，像旁邊有隻合手的推船的伙伴一樣。但是他沒有，仍然很認真的說一次。

「溜去，你們可要死的！」

兩個兵並不聽他的話，「推呀，這老滑頭。你推不推！」

「反正我們要死的！」老頭子陰鬱的說。但是馬上又閉住了。他很快的去推船。

月光照在水上面。白茫茫的一片汪洋展開去。被地平線的雲角吞食了。雲裏也閃起水

星。

船在水面上浮起來了。

「好呀。好呀！」

船流的更急了。

那兩個兵就更高興。他們大約都是過慣了都市生活的傢伙，他們要求在體力之內配合起一擁現代的朝轍。彷彿必須有狂風似的律動，機械的律動，滲透在他們血液裏，他們纔感覺到深深的肉體的痛快。

船完全流在大溜裏了。

兩個敵人像兩根黃色地蘿蔔一樣在船板上轉。他們倆一並排的在模仿日本舞踊的那種偶人的動作，而且得意的笑着。

船在打旋了，他倆跳得欣歡，他倆是游水的能手。

船在像一條打滾的落葉一樣的轉了，他倆還在跳，彷彿就在水面的旋渦上他倆也一定要跳一樣。

忽然一聲狂笑聲的在半空中扯起。馬老漢毛骨聳然的笑聲扯起來了。

「哈哈哈！」

像屋瓦的磔裂……

「哈哈哈哈哈……」

像年老的古樹的崩折。

「哈哈哈哈哈……」

馬老漢從心裏，眼裏、口裏、和血裏一齊都笑起來了。他的最後一縷生命，都化作了一聲，尖銳的衝散在天空。

「哈哈……哈哈……」

兩個敵兵，這時候，纔像大夢初醒似的，想起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大溜在渦旋，他們就是在渦旋裏。他們不再笑了，立刻慌亂的跳下水裏去，想逃命。

渦旋裏？逃不了命的，就是魚也得丟下兩片鱗片，纔能轉個身。

「哈哈……」

一種復仇的和對於生的抗議的連串的大笑，還在河面上浮搖。

「哈哈哈哈哈！」

一個白髮的老人立在船面上大笑，血和淚，天空和河水交流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

那條黃河面上，巨常浮載着的生命破船，從此被一條捲起的水舌，舐食了一下，便什

麼都不見了。

但是水面上還扯起那一道慘笑，好像那一切銀色的月光，都是笑聲的實體，灑落在水上、沙上、土上和天間，三個人便立刻不見了。隨着笑聲滾到水裏。

從那之後，每逢天陰的時候，或者有月亮的晚上，人們常常聽見水花上泛起了森沉的笑聲，過往的舟子們，在夜裏常常聽到它，而且互相的傳播這個消息，他們說水面上有不眠的亡靈在扯起復仇的大笑。

直到風陵渡京服了重新在我們軍隊的手裏之後，據說還笑聲，忽然就沒有了，舟子們互相的傳詢，都說是的確是沒有了，從此馬老漢的故事，祇在昏燈暗夜的辰光纔被年老的婆婆講起。

舟子們，行人們，士兵，每次通過了這個地方，便沒有什麼奇事好講，祇看見那交叉的變業，還是以那古老的姿態在那兒不變的站著。如同它就是黃河生命的看守者。黃河一天沒有劇烈的變更的一天，它是永遠的保有了它的最高的神祇的地位的。

聯保主任的消遣

沙汀

時間：一九三七年秋末的午後，攤派救國公債後一禮拜。

地點：襄縣縣城。

是一座道地的山城，四面皆山，城就建造在狹長的谷地裏。全城，連城郊在內，大約有五六百戶居民。除却兵匪的騷擾，搶擄，生活上的悶氣和堅苦，他們唯一的享樂便要算對於大自然的欣賞了。

他們徑望着那些粗野的峯巒呆想，呵氣，並且作出種種可怕的咀咒來發洩自己所會遭受的委屈。

他們一部分人的喜歡喝酒也是從這裏發源的。每到晌午和傍晚，便總有幾個人站在全興燒房的櫃臺前喝着「燒晃子」，叫做「喝木腦殼酒」。但也有離座，就是那隔着門帘的櫃房

裏面，可以坐着喝。菜也不僅是幾粒花生米或者一枚鹽蒜，不遠郭開陽館裏的準備是充足的，額外還有着酥鬆爽口的牛肉。

而且是毛牛肉，特別從三百里外的乾溝土門運來的。這是城裏上等人的恩物，切成薄片，拌了辣椒末，花椒，醋和大蒜，誰也想不到住口，彭蹇先生就正是這異味的愛好者；有的時候，雖然已經喫得够可以了，還要額外稱一二兩，藏在荷包裏慢慢地喫。他凡事都是很痛快的，最不高興中庸主義。

他是城區的聯保主任，三個月前才接事的。曾經在省城留過學，住過三四家中級學校，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在這十年當中，前五年是混混沌沌過去的，後五年也一樣，但一面却找着職業，製造着訴狀和笑話。他的突然找到聯保主任，原因很簡單：春天去成都受過三個月訓，因而成爲應該儘先錄用的地方行政專家了。

可是要點也並不在這裏，而他現在不但辦完公事，而且已經把整碗牛肉喫完了。他把筷子收轉來，每隻手分拿了一支，於是描鼓似的敲着碗沿，一面噓噓地吸着氣，一面囁道：

「董二！再來一份吧！辣椒重，……」

一個穿破棉背心的立刻拿起碗走了出去。留下守客的祇有主任和別的兩個人了。一個是辦事處的會計，一個是司書。司書因為有着一副巧妙的且脚喉嚨，新近才當公事，渾名虞美人，他也同樣噓噓地吸着氣，耽心道：

「唉呀！這樣喫，嗓子又會坍塌！」

「沒關係，你看唐猷元吧，雜種天天喝燒晃子！」

主任笑說着，同時用下巴望了門帘縫裏一指。這唐猷元和他同樣是城裏的名人，又矮又黑，雞母眼，永遠用綠絲絲繫住攔腳。而且祇要他一在街頭露面，茶館裏便立刻鑽出一個人來，獸獸地把他拖進去，獸獸地送碗剩茶給他，而他也就噉噉喉嚨，馬上清唱起來，娛樂着自己和旁人，彷彿義務一樣。

有的時候，即使拖他進去的茶客已經打起盹來，或者悄悄的溜走了，他也會把自己已經開頭了的節目完結了才收場的。因為靠着二位稍有資財的寡嫂生活，本人又是四十多歲的鏢

夫，人們的享樂便也並不限於他那副沙甜的嗓音了，他們更不時替他創作一些香豔可笑的故
事。

覺得機會是難得的，聯保主任把他叫進來了。他吩咐他坐下，讓虞美人酌了一杯大麵酒
給他，以爲酥元子一定會照規矩立刻肩起他的責任了，但這一個卻老觀着他，一會，沙聲地
問道：

「這是怎麼的嘛，我們也該寫十圓呀！」他指的是救國公債。

「怎麼的？你唱完了我對你講吧！」

主任打斷他，但又立刻笑道：

「啊，我問你，他們說老臘驢騎在你背上打你，……」

「瞎說！我自己的親嫂嫂！」

「就要親嫂嫂才好呢！我說是呀，爲什麼四十多歲還不討老婆，說是沒人給吧，也並不
生得醜，一表人才！……」

「說正經話哇！怎麼我們也該寫十圓呀？」

「你認了帳我馬上不要你繳！趕快從實招來，是不是騎在背下打過你？又抓又掐的，罵你不行呢！」

「說，說，老先生！就算有這回事吧！」

和以往在這種同樣情景下所做的一樣，酥元子仰起凹凹凸凸的黑臉，雞母眼癢癢着，裂開嘴半哭半笑似的承認了。他清楚堅持下去會更糟的。但主任並不滿足，說「有這樣容易嗎？」要他清唱一回再講。好在還對酥元子並不困難，所以當破背心進來的時候；他已經把嗓子調整好了。

主任和他的僚屬開初聽得很樂意，但不久牛肉就佔了上風，誰也不更留心他的曲調；可是直到菜碗空了，酒壺乾了，他卻還在老老實實的唱着。也許就是這一點優勁感動了主任，他沒有關他；而在臨走的時候，他站起來招呼唐酥元道：

「好了吧！回去對老賸說，我下次派款少派他幾個就是了！」

「啊喲！」酥元子笑着站起來攔住他，「那麼這一次呢？」

「怎麼，你要『擲我的肥』（綁票）呀！」

「那不管！你這樣大的人也興說要話呀？」

「好，好，好！你叫她緩兩天繳吧！也許可以想法，不過……」

因爲想起外間種種責難，他惡意地笑了一下，繼續道：

「不過不要逢人便傳鑼哇，以爲光宗耀祖得很！……」

他對於向酥元子的讓步感到失悔，有點氣惱，但也立刻就過去了。他原是敢作敢爲的人，最近三四年來的碰壁，這一次意外的作了主任，雖然使他感到應該從此謹慎一點，但本性究竟是難改的。比如才當主任的時候，他曾經發誓戒酒，免得鬧笑話，而他現在又連連打起酒隔來了。

隨便逛了一轉，他便和破背心一道去公園裏玩，別的兩個依舊回去辦事。公園就位置在南門外一抹矮矮的山坡上。地區不大，設備也很簡陋，但因爲從最高處的涼亭上可以望見奔

騰的浩江，而在河的東岸則是一片生滿蘆葦的廣大的沙地，風景究竟不壞，因此紳士們常把牠估價在川西北任何公園之上。

進公園大門是一片平地，蜿蜒着一條小河，直望着城壕裏流。沿河連綿着許多古老的柳樹，峭岡似的，而在每一叢樹蔭下則都置有幾把竹椅，一張低小的方桌，準備給人喫茶消遣。但經常茶客很少，特別是這一天，除開聯保主任和他的清客董二，以及那堂倌，便祇有那些站岡的柳樹了。

主任是來練習胡琴的，因為可以不被打擾。他原是打定主意要學打小鼓，後來改學「長溜」，扇大鈔，直到對小鑼竟也失掉學習的興會，於是把心思擱在四合工尺上面來了。他的對音樂發生興會也和對旁的一樣，是想改良自己的生活。因為被人叫暱的彭蕪旣已變成主任，便是消遣也該朝正經方面走的。

董二卻是把音樂當成職業的。本來並不是，自從把老婆也抽進鴉片烟葫蘆以後，於是也便祇好利用自己的一雙妙手活命了。他甚麼樂器都會，喫飯不算，每天從主任領兩毛錢開支

烟帳。他們靠在椅背上閱了一會便動起手來。一個拉胡琴，董二則用兩根指頭敲着桌沿，嘴裏低哼着鑼鼓調子，在練習小戲。

一遇到調子或配音錯亂的時候，他便停住手，給主任一點指示，說：

「子絃太嫩了。」

他把胡琴取過來替他重新配音。主任默默地望着他，嘴脣無力地張着，留心着他的動作。許多人老譏笑他的作事是沒有常性的，但在開始却都照例專心，這是因為他那寶貝的性格的原故。現在，絃已經調好了，於是他又開始練習，重複起川調的西皮正板。他全身攤着，眼睛半閉，真像行家一樣。

在旁人聽來頭痛的一串聲音散布開來：

「四合工尺上四合，四合，……」

董二依舊在練習打小戲。他那一雙妙手是天生來打響器的，此外是「開烟」，打「逗十四」，要不然便往破背心的岔口裏一插，呆站着看闊人們鬥牌消遣，給當背光。

除卻指頭敲在桌沿上的響聲，生硬的胡琴聲，四周圍很靜寂。堂倌依然坐在一株柳樹下打盹了。一羣麻雀從暖烘烘的陽光中掠過，在靠近大門的土堆邊，賣豆腐乾的張老頭兒盤坐着搖蕩子烟。他的豆腐乾是十分出名的，又麻又辣，成天在這城裏敗壞着婦人們的胃口。

當他正把烟卷噙在嘴裏呵氣的時候，差人王順跟着—男一女走了進來。都是擲下人打扮，男的矮而多鬚，頸項上盤着鍊子。女人高高的，突顴骨，微撇的嘴唇上綴着一顆黑痣，他們是夫婦，丈夫叫何么跨子，大哥是有名的哥老頭目，顯赫過一時，但在十年前被駐軍用通匪的罪名槍斃了，還查封了財產。

他們直望着主任走去，而在快要近身的時候，那男的忽然站住不動了。他擰着嘴，呆呆地搔着頸項；女人於是生氣的嘮叨道：

「走呀！甚麼人會把你喫了麼！……」

但她自己卻單獨走近主任去了，兩手搭在髀間，招呼道：

「噢，彭主任好呀！」

「好呀！……」

對方半眯着眼睛回答，照舊拉着胡琴：

「工尺上四合，四合……」

「我想找主任說個事：人家說冤有頭，債有主，……」

看見主任並不願意攔下他的消遣，么蹄子嫂嫂停住不講了。直到聽見一種含怒的聲音哼道，「唉，講下去呀！」這才又在琴聲的抑揚中繼續下去。

她說的也正是關於救國公債的事，爲着那種不大公正的攤派感到不平。拘留了她的丈夫押繳也是不適合的，她要求還他自由，並且重新把數目分派過。忽然又發覺主任實際上並未介意，也許故意裝作不聽，她於是特別提高聲音說道：

「我們就是鬧到衙門裏去……」

聽到這裏，主任本能地橫了她一眼，於是她又不響了。響着的單是胡琴的生澀響着。他

是很早便受過公事生活的洗禮的，那是他父親，一位已經去世的正經紳士。所以雖然混混沌沌過了一些日子，雖是他的被擾使他不大痛快，他依舊能够保持着一個主任應有的鎮靜。

停了一會，她才悠悠地吐出幾個字道：

「看還嚇得倒我麼！」

「四合工尺，……」

「我給你講吧！」他一邊繼續道：「照規定我還給你派少了呢！」

「好呀，祇要有規定就對！可是比我們肥的還多得很呢，怎麼隨便寫幾個錢就算了？摘柿子揀軟的摘呀！」

「你的嘴巴要放乾淨點！」主任用手指了她一下，但又立刻抓住弓絃：「以為旁人不知道，拿着兩三百畝田還要裝窮賣富的——」

「天曉得！」

「誰管你天不天哇！……我們統統是有調查的。」

「有調查就好呀。祇要你指得出兩三百畝田來，再寫一倍我也認帳！……原先也有二三百畝田，民國十年，他大伯死的時候給人『空一回籠子』（敲詐），去他一兩千，後來他爹又給人空一回，去他幾百，還不要說今天這種捐，明天那種捐，就是一河水也攪乾了！」

「爛船也有三千釘呀！」

么跨子嫂嫂沒有回得上嘴，他呆瞪着琴絃的往來着。但當那衙役正爲烟癮而大打呵欠的時候，她忽然轉過臉去，指着丈夫罵道：

「唉，你拿話出來說呀！我爲你何家一家人甚麼狗氣都受够了！」

「嚇！……你怪我——」

丈夫突地瞪着眼睛囁了半句又突地低下頭不響了；而在同時，主任攔下胡琴，欠起身冷

冷地問道：

「你在說那個——甚麼人是狗？」

「啊喇，她們女人家……」

破背心翻解着含糊了一句：么騰子嫂嫂卻毫不畏怯地叫道：

「嚇！這才怪呢！我一沒提你名，二沒提你姓，……」

「好嘛，」主任切斷她！惡意地笑着，「我知道你潑得很；你祇要想你們那分賊贓是怎麼得來的就夠了！」

說完過後，因為察覺出女的變了臉色，顯然已經暗猜到他是指着那大伯凶死後查封家產時所引起的糾紛，他的心情於是和平下來，而且全身望椅背靠去，故意悠然自得地拉起胡琴來了。

么騰子嫂嫂氣呆了好一會，上嘴唇的黑痣顫慄着，然後爆發似的號道：

「唉，彭主任，養兒養女往上長啊！……」

「尺工上四合，……」

「怎麼，」她繼續道，「與亂說麼？了結的時候你們老太爺也揚的，都說，哥哥是哥哥的，兄弟是兄弟的，還拿了我們兩百塊錢，……」

「說這些話！」丈夫咕噥着。

「後來畫押的時候，又是兩百，」女人並不聽勸，「還親自向我拍着腳口說，再出事有他！怎麼，現在還來翻陳帳麼？祇要你肯宰雞剝狗，……」

她變鬧着，主任卻好像不會聽見似的，他半閉着眼睛，胡琴拉得更神氣了。因為感覺已經成了僵局。么跨子嫂嫂突然失悔起自己的莽撞來，停住不響了；她呆站着，默默呻着忍受的氣。他當那丈夫抱怨似地含糊道：「龜兒子東西！」這時候，她才又重新號哭起來，找着發洩委屈的適當對象了。

「你自己怎麼不說呀！」她哭嚷道：「甚麼東西把你嘴巴塞住了麼？好歹都是你這個砍腦殼的，……」

「你就祇跟我鬧，……」

「我不跟你個瘟喪的鬧，你何家就是家敗人亡我也管了！我真背够了黃包袱，有好心沒好報！……」

正當么瞎子嫂嫂用哭泣代替了她的號叫之後，綳的一聲，主任的琴絃斷了。薰二趕快接過手，修理好後又配了配音，然後牽還轉去。而在這時候，差人王順把喫完烟的紙捻弄熄，折成幾疊，挾在耳後，斯斯文文地從樹脚下站起來了。

他佯笑了一聲，討好似的說道：

「哭什麼！趕快去找款吧，主任是說着玩的。」

「你怎麼知道我是說着玩的？」

胡琴發出一串不大順耳的音調。

「哎呀，主任嘆！不要跟她們坤道人家一般見識。」

「就是呀！」么瞎子晦澀的懇求也開始了，「說得的也說，說不得的也說，……」

主任不耐煩的臉色沒有讓他繼續下去。這不耐煩也是從胡琴來的，他老是調不好音，就連薰二的代勞都失敗了。剛才接過手又出岔子。最後，他自己逼着強弄一次又一次，可是更不容易拉上調門，而且又綳的一聲斷了。他咕嚕了一句粗話站立起來。

他把胡琴架給破棉背心，一面責斥那差役道：

「你們真會辦事——還是交到辦事處去給我關起來吧——簡直是飯桶！」

他生着氣，也不管王顯卑微的笑臉，么跨子夫婦的喫驚和懇求，一轉身進城去了。董二挾着胡琴跟了上去。他在公園大門邊追上他，含糊道：「她們女人家的話，」意思是想求情。但也僅僅這一句，因為他那張嘴巴的靈動恰恰和手相反。

然而橫豎一樣，聯保主任已經沈浸在自己的心思裏了，他很掃興地嘆了口氣，說：

「我看還是學『長面』（大鑼）痛快一些。」

五婆的悲喜

沈起予

初冬時份，老天爺總是那末愁眉不展的望着大家，還是半下午，屋內就打了烏，快要黑到大門口了。

五婆獨自一人坐在這門口上替小狗子補衣服，頭埋在破衣上，鼻尖快觸到補綻。還自然是因爲她眼睛不大行了，同時也是怕偶一抬頭，會看見什麼奇怪的東西。她耳朵邊囁囁發響，四週就像有些影子在動。屋子實在太清冷了。她很想有個人同她談話，可是小狗子還未放學回來，老大的媳婦也還在坡上打柴。

突然颯的一股山風吹過，屋背後的篳竹便亂動起來；那下面有兩座荒墳大張着口，內面還常有野貓叫的。她默唸一聲阿彌陀佛，但背上祇見起寒慄，好像有一股什麼緊壓在她身上。

「這大年紀，還在怕鬼！」

她還木嘲笑着自己，勉強提了提勁。可是自從附近的場呀廟的，養下那末一批人，又不斷地抬了些出去到處埋掉之後，這山間的人便突然鬧起鬼來，使自已委實就心着也出門吃糧當差去了的大兒子——老大，同時也隨着左鄰右舍的關於鬼的話而膽怯起來。

過了一會，忽然又噦噦喳喳的起了一陣脚步聲，似乎有人在走動。這聲音越走越近，終於聽見有人在咳了，五婆抬起頭來，看見屋後一家的王二哥到溪溝內去挑水，這時正繞到她屋前面的田塍上。

「張二哥，今天還末早。」五婆不放鬆說話的機會，即刻還末打招呼。

「是呀。今天早點動手，免得又遇到稀奇事。」王二哥也就站了下來，兩手按住扁担上的一搖一擺的水桶。

「昨天，不是當真遇到那樣的事的麼？」

五婆就便放下破衣，走下塍沿來豫備收檢晒的糧食，也爲的是站近一點，好與王二哥談話。

「還不是！活了還未大，真是第一回活見鬼呢。」

於是王二哥帶着返復個百次也不厭的神氣，說起他的奇遇來。

原來昨天他也照例做他一天中的最後一課，繞到溪溝下面去挑水。那時已經很晚了，黑暗和霧縈在一起，連最後一批烏鴉已回了巢。當他從溪流中打滿兩桶水，走上竹林邊時，忽然前面有個黑影在動，一恍，那影子已經到了他跟前，雙手死死吊住他的水桶不肯放。這時，他才看見還是一個黃皮括瘦的人，頭上戴着菱斗形帽子，穿一件單薄的黃短衣，赤條條的兩腿，祇見在打顫，總之是跟禁在場上的那些人一個打扮。「要喝水，那下面有呀。」他還末說了。可是他剛還末一出聲，定眼一看，那影子却早已不見了。

「身上一陣寒噤打來，挑起水桶，還是我在跑呢。」王二哥說着，不覺苦笑了。

「阿彌陀佛，你看他生了下巴沒有呢？是鬼，就沒有下巴的。」

「真是一下子的事略，那有工夫去看那些。後來我想把老板的烏鎗拿去放他一鎗的，可惜老板不在家。」

「是喏，放一箇例會麼邪的。」

五婆忽然答應得無精打彩起來。這時她又想起了老大，說不定老大也是戴的那種鬚斗形的帽子，穿的黃色短裝，兩條腿在打顫。

王二哥也就又搖擺着水桶，向前走去，不久，就走到溪邊的竹林中去了。

五婆一個人將籬箕內的糲食慢慢地傾到籬筐內，又慢慢地往屋內搬；心老虛恍恍的，不知是否也會有那末兩隻手突然伸過來死死拉住她的籬筐。待最後的一籬也端進屋後，才忽然有一股溫暖味湧上身來，她見着小狗子放學回來了。這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一隻手提着書包，一隻手擎起自己辦的，當寶貝般的箭。他蹦蹦跳跳，走進屋去把書包往棹上一扔，便即刻跑到母親面前，氣喘喘，報告了他今天的重大新聞：

「媽，今天我們廟上又抬出去了兩個，泥巴蓋的淺得很。」

說着，小狗子的眼睛祇見骨碌骨碌的轉，兩股鼻涕也一伸一縮的。

「你去看過麼？小狗。又是埋在那裏的泥？」五婆坐下來就心地問。

「我們學堂的學生都看過的。就埋在廟子後面呢。」

「以後還是不要看的好。那種傢伙會多事的。」

「哼，我才不怕，我有箭的。」

於是小狗子就做個樣子與母親看，舉起竹弓，搭上高粱幹子做的箭，一拉，一放，箭幹便筆直飛去，噠的一聲，箭頭正栽在大門的紙門神上，箭尾在一搖一擺的。

「妳看，箭頭上安了針的，連麻雀都射得下來。」

「小狗，當心些，怕射着人啦。」五婆微微地申斥一句。

屋子完全被孩子的蹦蹦跳跳弄熱鬧了。他搭起凳子，把箭取下，即刻又喚起肚子餓來：

「大嫂呢？怎末還不點燈熬飯呀！」

可是正在這時，老大的媳婦也回來了，背上擱了一簍柴，快臨盆的肚子，脹鼓鼓的挺着，像身子的前後，都各賦了個包樣，她放下背篋，拉起圍裙揩了把汗，便到廚房去發火，她的一生中還不知道有休息，而自老大走了過後，她的担子是越加越重了。

五婆和小狗子也走了進去。灶內的火已燃得必剝剝的，鬧熱得多。小狗子這時頑皮地問道：

「大嫂，這末遲回來，不怕路上有人抓住你麼？」

「邊用問！」大嫂苦笑一聲，說。「走到那個新墳傍邊，寒毛就倒立起來，心子嚇得突呀突地跳。災瘟的，埋人又不埋遠些。」

「噫！」五婆慢慢坐到灶門前去，向灶內加把柴，呻喚一聲。「以後都要早些回來才是，懷身大肚的，怕過邪呀。」

於是婆婆燒火，媳婦熱飯，寒儉的晚餐，不久就擺在桌上，不久就已吃過了，小狗子一天讀書、射箭、還要和同學打架，真算辛苦，所以把碗一放，就倒上床去睡了，廚房裏廝下婆媳兩人，在辦理洗碗之類的善後事宜。灶內，火滅去了，一盞油燈鬼啾啾的燃着。屋內到處黑影。有時像在動。五婆又感到耳朵嗡嗡的，被什麼聲音裝滿了，而一細聽，却什麼也沒有，一股更大的沉寂支配着四周。祇偶然有一股野風從屋後吹過，嚶嚶啾啾的！似乎帶走

了幾片竹葉子。

可是，她突然聳起耳朵來了。一看媳婦，媳婦也正像手脚都被什麼懾住，目瞪口呆的，站在灶後，一動也不動，而就在這時，怪聲又叫起來了：

——噫，噫呀，噫呀……

「聽見了麼，媳婦，那不像野貓叫呀！」五婆不期然地走去和媳婦站在一起，她感覺媳婦的手膀在抖。

「不是野貓。」媳婦這才說出話來。「野貓的聲音是咕呀咕呀。好像就在那頭柴屋裏叫呢。」的確不錯，從那頭柴屋裏，這時，那怪聲又第三次叫了，而且越叫越大，越叫越厲害：——噫，噫，噫呀，噫呀，噫呀……

「災瘟的，我劈腦壳跟你幾菜刀斫來！」五婆提高嗓子，自言自語的說，想壯一壯胆。但，自然她沒有去劈腦壳幾菜刀，而且還有一種不祥的念頭浮上心來，使她不知道對這怪聲應恨，應憐。「該不是老大的魂魄回來了呢！」她還未想。不過她不敢對媳婦說這話；

在媳婦面前，她連老大的名字都不常提的，——怕媳婦傷心。

「把小狗子叫醒罷，多一個人，陽氣會重些的。」媳婦張惶了一陣，才掣出了這末一個主意來。

於是她們即刻到床前去把小狗子拍醒，小狗子最初是滿眼惺忪，莫明其妙的望着自己的媽和嫂子，但一聽說有什麼鬼怪在柴屋內叫時，便鼻子一哼，翻身下床，從枕頭邊摸出自己的箭來：

「一定是還在對面的那個傢伙作怪，看我去給他一箭。」

「小狗！」

五婆忙要制止，但小狗已經披好衣服，打開門就往柴屋那頭奔去了；即刻聽見他在外邊頓腳，撞壁頭、撞東西，嚷個不休：

「你叫，再叫罷，怎麼不叫呀？再叫，老子就跟你一箭！……」

果然沒有什麼敢叫了。一刻，小狗子才像打過一次大仗，走了回來，在媽和嫂子面前把

鞭子聳了兩聲，得勝將軍似的，說：

「他敢再叫；我不一箭射穿他的腦壳！」

「好了，當心着涼哩。」

五婆和媳婦互相望了一眼，苦笑。她們又靜靜地聽；可是什麼也聽不見了，祇耳朵邊噙噙的。

「誰罷，媳婦，明天早點起。聽是雞冠血是壓邪的，明天把大紅鷄公捉來取點血滴在紙錢上，貼到柴屋內去，便什麼都不敢來的。」

她們在小狗子的床邊對坐了一陣，五婆才拿出最後的主意來。燈油沒有幾多了，巨大的光在打閃；滿屋的黑影子更漸增大；可是她們沒有從前那末怕了。……

第二天上午，她們正在追捕大紅鷄公時，忽然見着從場那面走來兩個人，越走越近；五婆認得前一位是本甲甲長，後一位是場上素的人的打扮。她即刻叫媳婦到屋內去了。

「五婆，要在妳這裏找個空處哩。祇有妳老人家這裏隔場近。」

甲長先生走上墻沿，和氣地說。而跟着來的一位，則已經在遠裏探一頭，那裏望一眼，開始打量她的屋子了。

「你說是要找屋子麼？甲長。」五婆勉強帶笑的問。

「對了，先生們又新到了一批。」

「阿彌陀佛，還是求先生們另外找個寬敞地方罷，我這裏褊窄得很呢。」

「不要緊的；住得下幾個算幾個。」

「那怎麼好，家裏又沒有個大的男子漢。」

「放心，五婆。先生們也不是妳們老大一樣的人，頂規矩的。他們從這裏過路，隔兩天就開走的。」

說起老大，五婆便沒言語了；她原是希望老大在外邊也有人給恩惠的。於是，有十個人來到她這裏了，五個住堂裏，還有五個就紮在柴屋裏。自然全是打地舖。五婆細細地端詳了

這些人，看有與老大相像的面孔沒有；但看了之後，她不禁連皺眉頭。怎麼穿得這個樣子。她想。

但還使她喪氣的，是第二天起來，她發現了吊在屋檐下的「風蘿蔔」不見了幾串。於是待素的人們開稀飯時，她才好奇地走過去看。那時，她祇見十個人圍住一個桶，其中一個擎一根棍在桶內直攪，傍的人便拿起碗直添，那樣子似乎是想把稀飯的濃淡攪勻，免得分配不均；而一看地下的菜，却正是一碗「風蘿蔔」。

「阿彌陀佛，難怪！」

五婆擺擺頭，走開了。看在老大面上，她沒有說一句怨言。

同時也討光得很，自從這批人來了過後，柴屋內便沒再有怪聲出現，而她最初所頂就心的……恐怕也要從她屋內抬出去個把人的事，也未實現。住素的人，不幾天，果然開走了。

大概是這些人開走後的第三天，媳婦的大肚子便發了作，起初是時疼時止，後來漸疼漸

密，終於一倒上床開始呻喚。五婆心中暗暗歡喜，計算起來，該是抱孫的時候了。於是她找好了小衣服，就又到廚房去加柴燒水。

可是她漸漸有些作急了。一切都已準備停當，但仍祇聽見媳婦的呻吟、苦悶，却不見嬰兒的呱呱墮地，燒熱的水，望着又漸漸冷去，死沉的黑霧，已偷進了屋來。「該沒有遇邪呢。那些災瘟的！」這末一想，她更坐立不定。她計算着四周是否有「產死鬼」，但倉促間，她已經記不起誰家的女人是因產而死的。

末了，她纔決心去找後面的王二哥；王二哥會放烏鎗，火藥氣是壓邪的。

王二哥來的時候，快要薄暮了。他笑恹恹的在灶內點好火繩，就想向媳婦的房內走去，但即刻被五婆止住道：

「莫忙！王二哥。輕輕地拿到屋背後去放罷，媳婦知道了，會不靈的。」

於是王二哥這才端起槍，火繩嵌在嘴上，蹣蹣蹣蹣的，從屋外繞去了，不兩分鐘，便轟的一下，槍聲從媳婦的房背後響了過來。

果然靈驗！但其實也是嬰孩被這突如其來，轟響驚動了罷，王二哥剛一回去，五婆已經聽見媳婦房門，呱呱的叫起來了，聲音倒也有點像柴屋內的怪叫，但還是多有力量，多有生氣，多有希望啊！一股笑意飛上眉宇，五婆添一把柴在灶內，即刻跨進了媳婦的房。看看下體，還是一個男孩呢。

在給嬰兒洗過澡，裹紮停當之後，小狗子也回來了。他爬到床邊，在油燈下，看見那張小小的紅臉，簡直高興的了不得：

「對了，明天跟我一道去上學；打架可多有一個人幫忙了。」

「長得那樣快就好了囉。」這時嫂嫂也微微笑了。

五婆直忙個不了。而最緊要的，便是準備香、燭、紙錢等到堂房內去敬神。她暗暗想：縱然老人在外邊有一差二錯，他這一房人也不會斷絕香火後代，要是打贏了回來，說不定孫子一輩就會要過點好日子了。

可是，待香、燭等都點好，插好，叫小狗子上神龕去敲磬的時候，小狗子忽然回頭過來

驚異地叫道：

「媽，馨不見了！」一定又是那些人偷走了的。

原來他搭起板凳去摸着了馨槌，却摸不到那口傳了幾代的鑪。

五婆怔了一下，可是立即溫和的說：

「算了罷，小狗。就遺末磕一個頭，菩薩也不見怪的。」

於是她誠心誠意地跪了下去。

看在老大身上，對偷馨的人，她一句怨言也沒有發。